

出租汽车司机^{*}

〔美国〕P. 施拉德

王 燎 潘桂珍译

我全部生活信念的基础是我现在对孤独的理解：作为远非罕见而又令人退避三舍的现象，孤独是人类生存中重要的和必然的事实。

——汤姆斯·沃尔夫

特拉维斯·贝克尔年约二十六七岁。他身穿牛仔裤，牛仔靴，方格衬衫，还有一件穿旧了的棕黄色军上衣。衣袖上有个部队标志“金刚连 1968—1970”。他虽瘦削，但挺结实，乍看上去好像很招人喜欢，甚至还颇英俊。他的目光平静而专注，他的微笑是诚恳的，这种微笑会出乎意外地使他容光焕发。不过，在这微笑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生活给他带来的野兽般的紧张神情，主导这种紧张神情的是神秘的恐惧感和孤独感。

特拉维斯像一个阴郁的幽灵一样同其他幽灵一起在纽约的夜生活中游荡。他已经完全同这种夜生活融为一体，你甚至难于立即认出他来，何况，又有谁要认出他来呢？

在他身上令人感觉到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性苦闷，有一股未被发现的，不可遏制的男子汉的精力。无人知晓这种力量会把他带往何处。然而，钟表的发条不可拧得过紧。就像地球必然要围着太阳转一样，特拉维斯·贝克尔不可避免地正走向残忍和暴力。

特拉维斯在找工作

影片情节从曼哈顿的出租汽车车库开始。汽车不时地从车库内外开进

* 本文转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 1993 年第 3、4 期。——编者

开出。马路两边是一堆堆积雪。风在呼啸。车库里有成排的出租汽车。可以听见空转的马达发出的嘈杂声和司机们的谈话声。

出租汽车事务所的走廊上一间间办公室半开着的门上写着:

招聘处

梅比斯出租汽车公司

蓝白出租汽车公司

爱克姆出租汽车公司

德申达贝出租汽车服务中心

杰·阿尔·比出租汽车公司

出租车服务中心……

办公室里正忙得热火朝天。招聘处拥挤而又忙乱。写有梅比斯出租汽车公司、蓝白出租汽车公司、爱克姆出租汽车公司等名称的纸条挂在墙灰不断剥落的墙壁上。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表格,报告,这里还有一台破旧的打字机。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职员正在同一位年轻人谈话。他就是特拉维斯·贝克尔。他依旧穿着牛仔裤,牛仔靴和军上衣。他抽的是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那紧张而又冷漠的目光和无所谓的样子可以使甚至老于此道的招聘处职员也无法容忍。然而那位职员却态度很友好,他提的问题说明他希望更多地了解特拉维斯,更好地理解他。

职员(画外音):汽车局对你提出过什么要求?

特拉维斯(画外音):没有,先生。

职员(画外音):批准了么?

特拉维斯:批准了。

职员:你为什么要当出租汽车司机?

特拉维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职员:你可以去色情电影院嘛,据说有好处。

特拉维斯:我知道,已经试过了。

职员:那么你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特拉维斯:每天晚上东游西逛,在地铁,在公共汽车里,我在观察生活,后来我想,为什么我不同时也去赚些钱呢?

职员:我说,我们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要的。

特拉维斯(带着勉强能觉察出来的冷笑):你算了吧……难道找那些愿意

在南区布朗斯克或者哈莱姆区干夜班的人就那么容易？

职员：怎么，你愿意每天在那些地方上夜班？

特拉维斯：我准备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工作，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职员（考虑片刻后）：你的证件都齐全么？

特拉维斯：一切都干干净净，我这话是严肃的。（稍停片刻，略带冷笑地）
我的良心也是干净的。

职员：听着，亲爱的，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吹牛的话，那就给我滚出去。

特拉维斯（抱歉地）：请原谅，先生，我并没想这样。

职员：健康情况怎么样？有前科么？

特拉维斯：这些方面也一切正常。

职员：多大岁数了？

特拉维斯：26岁。

职员：文化程度？

特拉维斯：曾在某时某地学过某些课程。

职员：服兵役的情况怎么样？

特拉维斯：1971年我体面地退伍了。

职员：你是想赚些外快么？

特拉维斯：不，我要干全职工作。

职员（好像不经意地自言自语）：我们这儿有许多人是来赚外快的。

特拉维斯：我听说了。

职员：你在任何一个车队里都能找到工作。（在写字台抽屉里翻找着，拿出一些粉红色，黄色和白色的表格来）请填好这些表格，然后交给坐在那张桌子后面的姑娘。对了，别忘了留下你的电话号码，你有电话么？

特拉维斯：没有。

职员：那么，明天来看看吧。

特拉维斯：好，先生。

在曼哈顿夜生活背景上出现了影片演职员表的字幕——

曼哈顿影剧院区，一个春雨绵绵的潮湿之夜。一些穿着体面的行人匆匆地招呼着出租汽车。那些聚拢在各影剧院门口的上等人似乎有点儿困惑，怎么雨水把他们和穷人们一视同仁地都淋湿了。响个不停的汽车喇叭声，人们

的叫喊声,淅淅沥沥的雨声融合在一起。黄、红、绿色的灯光反射在人行道和汽车上。出租汽车司机们常说:“下雨天,出租汽车司机就是城市里的国王和上帝”。今天晚上的情况就证实了这句话。看来,只有出租汽车没注意到发生的情况,它们只是在雨中滑行……

曼哈顿上城的游人渐渐稀少了。在这里,大雨浇淋着街头的流浪者和贫穷的老人们。不过拉皮条的仍站在十字路口为妓女们搜寻嫖客。出租车则为他们服务。演职员表字幕继续移动着,画面上的声音逐渐减弱,但听得很清楚,声音好像是从街角的一家商店里传出来的。

向观众展示了曼哈顿的夜生活之后,镜头慢慢地转向特拉维斯·贝克尔驾驶的汽车。字幕完。

让我们认识一下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开的黄色小汽车停在第5大道。雨下个不停。一位老妇人把伞折起,钻进汽车。特拉维斯稍等片刻,然后就猛地驶出人行道。

特拉维斯的汽车在潮湿的大街上急驶。我们听见了他的声音,他在读自己的日记片断——

特拉维斯(单调的画外音):1972年4月10日。感谢上帝,大雨总算洗掉了街上的一些污垢。现在我一人干两班工作,从6点到6点,有时从晚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晨8点,一周工作6天。(一位穿着整齐的人拦住特拉维斯的车)整天忙忙碌碌,但是我有工作了。一周赚300到500美元,另有小费,有时我挣得更多一些。

穿着整齐的人(坐在后座上):师傅,肯尼迪机场没关闭吧?

特拉维斯身旁放着还没吃完的一块面包和炸薯条,他掐灭了烟,赶紧吞下口中食物回答:“机场为什么要停工呢?”

穿着整齐的人:我告诉你,刚才我看了看帝国大厦的尖顶,因为有雾,没能看见尖顶!

特拉维斯:那,可能关闭了。

穿着整齐的人:如果在雾中看不见帝国大厦的话,你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明白还是不明白呀?你的汽车牌号是多少号,师傅?

特拉维斯:你不会打电话去问问么?

穿着整齐的人(不耐烦地):我没时间,简而言之,你不懂。

特拉维斯: 我是不懂。

穿着整齐的人: 可你应该懂, 除了你还有谁应该懂呢? 你就在这儿停车吧(指了指窗外)。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的笨脑袋伸到这倒霉的车窗外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该死的雾呢?

特拉维斯把车停在人行道上。那个穿着整齐的人把钱塞在收款盒里, 他跳下汽车, 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特拉维斯(画外音): 城里的任何地方我都去, 在哪儿工作都一样。

一位黑皮肤妓女, 头戴浅色假发, 脚穿白色塑料靴, 穿着迷你短裙, 她拦住汽车。她扶着一个半醉的家伙。特拉维斯刹住了车。妓女和她的嫖客钻进后坐, 特拉维斯从后视镜里观察着他们。

特拉维斯(画外音): 有些司机不拉黑人, 我嘛, 无所谓。

特拉维斯的车驶过中央公园。从后坐传来了哼哼唧唧的声音和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妓女和嫖客正在做爱。

嫖客(画外音): 噢, 我的小妖精。

妓女(画外音, 迫不及待地): 哎, 来呀。

特拉维斯无动于衷地看着前面。

特拉维斯的住所在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里。他坐在桌旁写着什么, 咖啡杯下面是一包揉皱了的香烟盒。笔记本是常见的有格子的便宜货。特拉维斯用铅笔头写下了那些我们已听到的话。他的字写得笔直, 整齐, 有棱有角。我们看见了他的房间。靠墙有个很旧的床垫。地上散放着旧报纸, 破烂不堪的市区路线图, 一些色情画片——裸体女人的黑白照片, 她们身上缠着黑皮带和内衣的带子。除了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和一张桌子之外, 没有任何家具。一台旧电视机放在装水果的木箱上。墙角挂着一块皱皱巴巴的红绸布, 使人联想到越南的旗帜。在未经粉刷的光秃秃的墙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些费解的数字和文字。墙上有过电话机, 现在只剩下了被扯断了的黑色电线头。

特拉维斯(画外音): 他们都是夜间出现的野兽。臭气熏天的妓女, 同性恋者, 不幸的吸毒者, 心理变态者, 出卖灵魂的小人——他们每天夜里都爬出来。(沉默) 什么时候来一场暴雨把这一切污垢从大街上冲刷干净就好了。

清晨。空气清新。大街上几乎看不见什么人。特拉维斯把车开进车库。

特拉维斯(画外音):每次我开车进车库时,都得把人们留在后坐上的脏东西收拾干净,有时还有血迹。

特拉维斯在车库里把车停好。他从遮阳板的夹缝里取出一个小药瓶藏进衣兜,打开车后门钻进后坐,从烟盒里抖落出一只烟抽了起来。

片刻之后,特拉维斯就在办公室里登记了。脏乎乎的泥灰墙上钉着破木板,木板上是手写的日程表,工作安排以及给司机们看的通知事项。

“大家注意!头脑健全的司机对意外事故时刻都要有思想准备。上夜班的司机被不幸事件困扰时必须立即给加德逊打电话,号码是2—3410,并在早晨9点以前向西区61街43号报告。

记住,车速必须同路上的情况相适应,不要急刹车。”

办公室里有几位司机,显得很疲倦,他们都在打盹儿,却还在不停地闲扯。我们能听得见他们的只言片语。

第一个司机:……我渴了,渴得像个畜牲。我停了车,打开车盖,看了看发动机(做手势),我站着,手里拿着自己的工具。忽然有个小伙子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说我是在检查电池,同时我却……(表示如何往外倒水)

第二个司机:如果他认为在夜里这样的时候我还会到城郊去,那就让他去试试吧。

第三个司机(在打电话):算了,别理那匹倒霉的马了,不,不是,我不是在赛马场,而是通过电话下赌注。差一点儿我就能赢七千块钱了,那么下一轮怎么样?

第四个司机:这婊子跟所有司机都上过床,可他们连口水都没给她喝。

特拉维斯把自己的出车记录表交给了办事员,走出办公室,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心满意足地沿着百老汇大街往前走。人行道上没有行人,只有在街头摆水果和蔬菜摊子的不知疲倦的小贩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从衣兜里掏出一粒白色药片放进嘴里。

昼夜放映色情影片的电影院。影院装饰着红色和绿色的霓虹灯,这些霓虹灯与这个纯洁清新的早晨很不相配。招牌上写着:“伊甸园”电影院,16毫米有声电影院。广告下面手写的影片名称是:《6天的巡航》和《海狸的堤坝》。特拉维斯买了票,走进电影院。

他在放映厅过道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电影院卖点心的柜台前。一个

其貌不扬的女售货员百无聊赖地站在破旧的柜台里面。柜台上铺着一块深红色天鹅绒,上面有一尊维纳斯石膏像。从放映厅里传来影片的音响。

女售货员:您买什么?

特拉维斯臂肘撑在柜台上打量着女售货员。他显然想向她讨好,而让人喜欢自己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然而,上帝作证,他太需要跟什么人聊聊了。

特拉维斯:您怎么称呼?我叫特拉维斯。

女售货员:嗨,小伙子,别来这一套啦。

特拉维斯:别这样,老实说,我是认真的。

女售货员:你想让我把老板叫来么?是么?你想这样么?

特拉维斯:不,不,我什么也不想。您给我来一大杯不加冰块儿的可口可乐,一大包奶油苞米花,还要……一点儿巧克力奶糖……和一小盒水果软糖,吃它可以耗时间。

女售货员:没有软糖,没有可口可乐,只有皇冠可乐。

特拉维斯:好极了。

女售货员:1美元47美分。

特拉维斯掏出2美元放在柜台上。

特拉维斯在放映厅里喝可乐,吃苞米花和巧克力糖,两眼不离银幕,从银幕上传来男人的声音:

“过来,母狗,我现在就把你撕成两半”。

特拉维斯的声音代替了那男人的声音。

特拉维斯(画外音):工作了12个小时以后,我还是睡不着,白昼在无限地延长,怎么也看不见尽头。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贝茜

“美国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帕拉坦纽约市民助选委员会”总部装饰着象征国旗的红、白、蓝色小旗,彩条和标语牌。一块标语牌上写着“帕拉坦”,另一块上写着:“初选前请在纽约总部登记,选举将于7月20日举行”,微笑着的查尔斯·帕拉坦,一个中年人,从大标语牌上俯视着下面匆匆而过的行人。

在总部里,一些年轻人正在整理一叠叠的文件,同时在愉快地闲聊着,屋里不断响着刺耳的电话铃声。

特拉维斯只是从远处观察着这些人。他们是一些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养尊处优,很漂亮的人。瞧这位贝茜,一个很招人喜欢的25岁左右的女人。在她那具有封面女郎的容貌后面蕴藏着细腻而深厚的感情。她用心地观察着每一个男人并估量着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己的理想,估量着他们政治的,智慧的,性感的,情感的,财产的诸多条件。总之,男人身上的出众品质对她都有吸引力。

贝茜打完电话,把汤姆叫到自己桌边。汤姆是个留着长发,瘦高个儿的漂亮小伙子。他不具有吸引贝茜的特殊品质,因而也没有机会同她建立亲密关系,但是他仍未丧失希望。

贝茜:我想,关于选举前的工作总结报告就快准备好了,你去找安迪谈谈,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就把发给所有县郡助选委员会的报告复印件准备好(停了一会儿),别忘了贴照片。

汤姆:参议员的政治纲领也快准备好了,贝茜,也许等纲领完稿一起发?

贝茜:通常安迪都把这类东西寄给全国性媒体。反正地方媒体在合众国际社或者美联社还没向他们阐明一切之前,是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些纲领性文件的。

汤姆:我想我们必须努力保证最广泛地宣传有关必要的社会保障新纲领,应该说明其思想内涵。

贝茜(用同小孩儿说话的口吻):一开始是推出人,然后才是思想。帕拉坦参议员首先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很聪明,很有吸引力,是个令人倾倒的男人。

汤姆:你应该说“性感的人”。

贝茜:我没忘。

汤姆:啊,你没来得及说出来,是吗?

贝茜:喏,够了,汤姆。

汤姆:天啊,听了你的话就会想,你是在卖……我不知道……你是在卖汽车,而不是卖思想。

贝茜:你从未想过,为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视率最高?

汤姆:因为大多数人都看它。

贝茜:算了,我们不谈这些了,如果你不能严肃认真地谈。

汤姆:好吧……我洗耳恭听。我只是……

贝茜: 只是什么?

汤姆: 只是开玩笑。

贝茜(看看街上, 又看看汤姆): 知道么, 如果你动脑筋, 也许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汤姆: 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贝茜: 喏, 好吧, 你想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视率为什么最高么? 你想想, 它们的新闻报道同国家广播公司或美国广播公司有什么不同? 没有任何区别, 全都一样。甚至, 播送的方法都一样。也许你以为它们有什么好新闻, 所以人们都喜欢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吧?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家爱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吧。是因为有克朗凯特这个人。你懂么? 不是新闻, 不是思想, 而是人。如果沃尔特·克朗凯特劝人们吃香皂, 他们也会这样做的。见鬼, 我们的的确是卖汽车的。

街上的某种情况转移了贝茜的注意力。她戴上眼镜朝街对面瞧了瞧。

汤姆: 好吧, 既然克朗凯特是这么杰出的人才, 我们为什么不推荐他竞选总统呢?

贝茜: 打住。我不能再说了。句号。有的人能学到点儿什么, 有的人就是学不到。而你还在问个没完,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严肃地谈谈……

汤姆: 不, 说真的, 可以推举他嘛, 你想一下, 他已是自己街区的总统了。

贝茜(又朝大街瞧了瞧): 你没发现什么特异现象么?

汤姆: 没有啊, 怎么啦?

贝茜: 街对面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为什么那样盯着我们呢?

汤姆: 哪个司机?

贝茜: 就一直坐在那里的司机。

汤姆: 他坐好久了么?

贝茜: 不知道, 好像坐了好久。

特拉维斯冷漠而专注地从停在帕拉坦竞选总部对面的汽车里往外看。他像一只孤独的狼, 从远处观察着文明世界暖烘烘的篝火。汤姆和特拉维斯的目光相遇了。

汤姆: 我去问问看, 怎么回事。

汤姆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街上, 走向特拉维斯的汽车。特拉维斯发现了走过来的年轻人, 急忙起动汽车, 猛地开走了。汤姆莫名其妙的望着急速离

开的出租车背影。汽车继续沿着百老汇大街往前开去。

又是特拉维斯的日记片断

特拉维斯的房间。他躺在床垫上,看着天花板。旁边有几个药瓶子(一个大的装维他命的,两个小的装有药片),还有一个白兰地酒瓶。

特拉维斯(画外音):我生来就缺乏辨别方向的能力,缺乏该往哪儿走的方向感。我不相信人一辈子都要作不健康的自我分析。我应该成为一个像样的人。

另一天的夜晚。特拉维斯的汽车沿着百老汇大街往前行驶,车顶亮着“下班了”的信号灯。

帕拉坦竞选总部。一些工作人员在工作。贝茜经常坐的位子空着。

第5大道。当天夜里。熙熙攘攘的曼哈顿人匆匆走过,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很难看清单个的人,因为这是一大群人。

特拉维斯(画外音):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帕拉坦竞选总部里,那是在58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她穿着一件奶白色连衣裙坐在桌旁打电话。

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穿着时髦的连衣裙,身段苗条的贝茜。人群像海水退潮般地闪开了,于是,她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她一个人,超然于人群之外,超然于时空之外。

特拉维斯(画外音):她像天使般出现了,从这卑俗的人流,从这污水沟里走出来了。她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谁也不敢碰她。

特拉维斯在自己房间里写日记,铅笔头停留在“她”这个字旁边。

在肮脏的小酒馆交谈

凌晨3点半。位于曼哈顿西区的夜间小酒馆。浓烈的油烟味儿,烟草味儿,汗臭味儿和酒精味儿。纽约夜生活的所有社会渣滓都在这些地方游荡。健壮的厨师一身油污站在灶前。那些吸毒者在门洞附近转来转去。铺着塑料桌布的小桌子旁坐着几个黑人(在这种地方,在这种时候,他们的穿着显得太好了)。无家可归者和虚弱的老人手里攥着一杯咖啡就像攥着自己最后的财产。在小酒馆的尽头,稍远处坐着三位司机:老头子(约50岁,但是看上去要更老相些),美元(一个小伙子),查理·吉恩(40岁左右的黑人)。

老头子正在向美元讲着什么事情,查理·吉恩用手托着脑袋默默地看着

盘子里已经凉了的煎鸡蛋。

老头子：一开始她在化妆打扮，我对这些简直受不了。她仔仔细细地打扮着：涂睫毛膏，画眼圈，唇膏抹了又抹，又把脸蛋儿抹红……

美元：不是抹红，是涂胭脂。

老头子：还用小毛刷……

特拉维斯出现在门口。为了进入小酒馆，他不得不用门把一个吸毒者推开，他可不愿意碰他一下，这叫他恶心。可能他厌恶这些人和这种地方，但不想让这种情绪流露出来。

老头子（机械地朝特拉维斯挥了挥手）：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你好，老头子（在桌旁面向椅背坐下）。

美元（不知是递眼色，还是无意地眨了眨眼睛）：不错，这是胭脂，我老婆就有这样的。

老头子（讽刺地）：问问特拉维斯，他可对女人很有研究。

特拉维斯耸了耸肩，然后要了一杯咖啡。

老头子：总而言之，她用这些破玩意儿涂抹完了。接着就洒起喷雾香 waters。那香味儿倒挺不错……于是我们驶上了特拉勃罗桥，你猜怎么着，她竟然动手脱自己的连裤袜！

美元：真见鬼。

特拉维斯佯装不感兴趣，他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老头子：没错。

美元：那么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呢？

老头子：她当然尽量把裙子往下拉喽，不过她在干什么这也是明摆着的嘛。我告诉你，上帝呀，那可是在高峰时间，交通几乎瘫痪了。

美元：那么你又干了什么？

老头子：我能干什么？我停住车，往后座斜着眼瞅了瞅，逼得她慌作一团，狼狈不堪。（众笑）。我又能怎么办？非得把一切细节都讲给你听呀。

美元：是啊。

老头子：我还有什么可做的？我坐着，看着后视镜，你知道么，我看着她每一个动作呐。

美元：她看没看见你在观察她呢？

女招待给特拉维斯送来一杯咖啡和一杯水,他又要了一份奶酪面包。

老头子:那当然啦,你猜怎么着?她想从车里溜出去。我说,喂,你可是在大桥的正当中啊,操你妈……

美元:你就这样骂她的?扯上她的妈?

老头子:我是这样对她说的:“劳驾啦,女士,我们是在桥上呢……”

美元:喏,后来呢?

特拉维斯也在等着老头子的回答。

老头子:当然她留在车里了,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不过,她没给小费,这畜牲。

美元:是畜牲。

老头子突然意识到,可能特拉维斯还不认识司机们。

老头子(慈父般地):特拉维斯,这是美元,这是查理·吉恩,你们认识么?

查理·吉恩睡眼惺忪地点了点头。特拉维斯说认识美元。

美元:我们认识,在哈佛大学是同学(笑)。

老头子:叫他美元,因为他爱钱如命,为了多挣1美元就是新泽西也去。

美元:你就别说废话啦。(用手指着在座的人们)谁愿意熬了一整夜,在早晨下班的时候还去捞一把?

特拉维斯不慌不忙地喝着咖啡。查理·吉恩闭上了眼睛。

老头子(对特拉维斯):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特拉维斯(不在意地):贝尔公司的一个司机让人宰了一刀。现在还是听广播吧。

美元:是抢钱么?

特拉维斯:不是,是一个心理变态者揪住司机的耳朵,把它割下来了。

美元:在什么地方?

特拉维斯:在丛林里,122街。

特拉维斯把目光转向小酒馆的其他常客。一张桌子旁坐着3个流浪汉,其中一个年轻人吃了药,两眼无神地直发愣。一个衣着邋遢,但很有吸引力的姑娘把头靠在自己的小伙子肩上(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头上箍着一条带子),他们接吻,互相挑逗,对他们来说,此时此刻除了他们之外,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了。特拉维斯凝视着这一对嬉皮士。他既看不起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又由于心怀模糊不清的羡慕之情而觉得很不受用。他们能享受爱

情,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过。显然,这种神秘的激情使特拉维斯觉得赏心悦目,所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对情侣。

美元(画外音,转变话题):特拉维斯,你是在全市拉客的吧?

特拉维斯(参与谈话):你说什么?

美元:我是说,你的那些乘客都是脾气暴躁的年轻人,是吗?

特拉维斯(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有时是这样。

美元:你带枪开车么?你需要枪么?

特拉维斯:不,(停顿片刻)好像不需要。

女招待把盛着水的脏杯子和盘子往桌子上砰地一放,盘子里夹有奶酪的小面包就像放在托盘里皱皱巴巴的人头。

美元: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能弄到货真价实的玩艺儿。

老头子:如果警察或公司老板知道了,会有一大堆麻烦的。

特拉维斯往杯子里放了两片治胃病的药片。

美元:货车司机们卖一种炮式武器,可以拿在手里发射。不过这个小伙子可不卖伪劣武器。他只卖优质产品。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介绍。

老头子: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喽。

美元: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老头子:我从来不用自己的武器,但是有了也无妨,必要时可以吓唬人。

美元(站起身):到时候了。只要司机们在这儿吃早点,大街上就会聚集起好多乘客,我上班去啦。

老头子:美元,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美元:要养活孩子们,明白么?(停顿)特拉维斯,一切顺利。老头子再见。(向查理·吉恩点了点头)代问马尔科姆好。

查理·吉恩一动不动——睡着了。美元走开了。特拉维斯面带笑容地看了看老头子,他们显然没有可说的话了,老头子也不想没话找话说。

特拉维斯看了看小酒馆,这里还是一切照旧。

贝茜遇见了特拉维斯·贝克尔

又过了一天。帕拉坦竞选总部。汽车驶过。

特拉维斯快步走过百老汇大街,朝帕拉坦竞选总部走去。我们还没见过他穿得这样考究:熨得笔挺的裤子(不是牛仔裤),擦得锃亮的皮鞋,头发梳得

整整齐齐。军上衣里面是一件新换过的衬衫还端庄地系着领带。

在观察特拉维斯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外表很招人喜欢。诚然,由于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他显得很瘦削。

特拉维斯迅速走进房间,直奔贝茜的办公桌。汤姆想同他打招呼,但是特拉维斯未予理睬。

特拉维斯(站在贝茜办公桌旁):我自愿参加义务工作。

汤姆(打断他的话):您能不能到我这边来?

特拉维斯(用胳膊肘推开汤姆,直接问贝茜):我倒愿意同您一道工作。

汤姆(小声地):贝茜。

贝茜用不易觉察出来的手势向汤姆示意,表示一切正常,汤姆可以走开了。汤姆离开。

贝茜(好奇地):为什么您要跟我一道工作?

特拉维斯意气风发。他微微一笑——

特拉维斯:因为您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贝茜愕然了一刹那,不过她颇为得意。她觉得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身上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还有他那魅力十足的微笑。她也许会说:“他是无法抗拒的人。”

贝茜(微笑着):这是真的么?(稍顿)您对帕拉坦有何高见呢?

特拉维斯(他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您说的是谁呀,女士?

贝茜:是查尔斯·帕拉坦。就是您自愿帮助成为总统的那个人。

特拉维斯:我想,他是一位令人惊叹的人。会成为伟大的总统。

贝茜:您愿意参加选举前的宣传工作么?

特拉维斯:是的,女士。

贝茜:帕拉坦关于社会救济问题的立场您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使特拉维斯有点不知所措。他对帕拉坦关于社会救济问题显然毫无概念。而且,一般来说,他从不去想政治问题。然而他定了定神回答:“关于社会救济问题吗,女士?我想,参议员是对的。人们应该挣钱生活。我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每天都这样做。我喜欢工作。用社会财富养活这些老不死的家伙有什么意义?让他们哪怕是为了解闷儿去干点儿活也好啊。”

贝茜:这不完全是参议员的提案。也许您不愿意搞选举前的宣传工作。您也可以做办公室的工作,或者编写卡片或者悬挂标语牌子。

特拉维斯: 我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 贝茜女士, 的确是很好的人员。

贝茜: 如果您去找汤姆谈谈, 他会分派一些任务的。

特拉维斯: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女士, 我可只愿意为您工作。

贝茜: 今天晚上我们全体人员都工作。

特拉维斯: 贝茜女士, 您知道么, 我每天夜间都驾驶出租汽车。

贝茜: 好吧, 您自己想做些什么具体工作?

特拉维斯(鼓起勇气):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女士, 如果您能和我随便在什么地方喝杯咖啡的话, 我将非常非常高兴。

贝茜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对待特拉维斯。她对他不仅感到好奇, 也很感兴趣。她像飞蛾一样被这个人所吸引, 她越来越近地扑向火焰。

贝茜: 为什么?

特拉维斯: 贝茜女士, 您看看, 我一天好几次开车驶过这里, 而且经常看见您坐在又长又大的桌子旁打电话, 我对自己说, 这个姑娘很孤单, 她需要朋友, 我就准备做她的朋友。

特拉维斯微笑了一下。一般来说他很少笑, 但是有时他的微笑会使他容光焕发, 展现出似乎他本人也不知道的一种魅力。贝茜完全解除了武装。

贝茜: 我不知道……

特拉维斯: 女士, 就在这个街角。白天。一切都将井然有序。我就在这附近, 我会保护您的。

贝茜(微笑, 语气变得温和): 好吧好吧, 我 4 点休息, 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来, 我们就去喝杯咖啡(停顿)。

特拉维斯: 非常感谢您, 贝茜女士, 我准 4 点到。(停顿) 哎……贝茜……

贝茜: 什么事?

特拉维斯: 我叫特拉维斯。

贝茜: 很高兴认识您, 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点点头, 走了。汤姆佯装无所谓的样子一直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其实他早已妒火中烧)。他走向贝茜, 显然, 他想跟她谈谈刚才的那场谈话, 但是她只是耸耸肩, 表示这不关他的事。

贝茜: 我只是想弄清楚, 出租汽车司机们都有些什么想法。

咖啡馆里的约会

特拉维斯在百老汇大街帕拉坦竞选总部的对面走来走去, 不时看看表。

特拉维斯(画外音): 1972 年 4 月 26 日。4 点钟。我邀请贝茜去梅菲尔咖啡馆……

特拉维斯和贝茜坐在小咖啡馆单间里, 特拉维斯不安地转动着手中的杯子。女招待送来了他们要的东西: 特拉维斯的苹果派和贝茜的水果杂拌。

特拉维斯(画外音): 我为自己要了不加奶的咖啡和一块软奶酪的苹果派, 我想这是很好的选择。贝茜要了咖啡和一份水果杂拌。她可以选择她喜欢的一切。

贝茜(打断了特拉维斯的讲述): 今天我们在纽约登记了一万五千个自愿工作者, 他们准备为帕拉坦进行宣传。我们遇到了大量的组织问题。

特拉维斯: 我很理解您所说的问题, 我也有这样的困难, 我怎么也组织不好自己的事情, 我指的不是自己的房间和各种日用杂物。我得在家里挂一个牌子, 上面应写: “近日内我一定要组季安排好。”

特拉维斯把“组织”错念成“组季”。他脸上出现了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会使人们的心跳加快, 贝茜不能不为这样的笑容而动心。

贝茜(笑嘻嘻地): 特拉维斯, 以前我从没见过像您这样的人。

特拉维斯: 我相信这一点。

贝茜: 您住在哪里?

特拉维斯(含含糊糊地): 在上城, 一个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

贝茜: 您为什么决定每天夜里开出租汽车?

特拉维斯: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是白天开车, 但是夜里我无事可做。您知道, 我觉得一个人到处游荡太孤单寂寞了。于是我就决定夜里工作。孤独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贝茜: 我下班后, 非常想一个人独处一段时间。

特拉维斯: 是的, 当然……(停顿) 在出租汽车里可以遇见一些人, 很多人, 这很有好处。

贝茜: 都是些什么人呢?

特拉维斯: 怎么跟您说呢, 就是人(停顿)。有一次是死人。

贝茜: 怎么回事儿?

特拉维斯: 他受了枪伤, 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爬进后坐, 说是去“西区, 45 街”, 然后就断气了。

贝茜:您又做了些什么呢?

特拉维斯:首先,我停了计程器,因为没有人付钱了。接着我把他交给警察分局了,他们收下了。

贝茜:真吓人呐。

特拉维斯:在出租汽车里什么事都可能遇上,特别是在有月亮的时候。

贝茜:月亮?

特拉维斯:月亮圆的时候。有一次夜里,我遇上了一群痞子,我抬头一看,正好是月亮圆圆的时候。

贝茜笑了。

特拉维斯:我说的是真话。那些人当着司机的面就做他们想做的事,绝对是什么事都做。有的人是因为没钱租旅馆房间,有的人是要吸毒,有的人就是要侮辱你,好像你并不存在,你不是人,你是谁也不需要的人。

贝茜(打断他):您别说了,一切并不都那么坏。我经常坐出租车。

特拉维斯:我知道,有一次我本来可以拉您的。

贝茜:是吗?

特拉维斯:有一次很晚了,大概是夜里3点吧,您在广场上。

贝茜:凌晨3点?真的么?我睡得很早,我白天上班,可能是别人吧?

特拉维斯:不,就是您。您手里拿着个浅黄色的公文夹和萨克斯牌的玫瑰红手提包。

贝茜明白了,特拉维斯没弄错。她赶紧解释说:“哦,是的!是真的,现在我记起来了。负责西区的人们来我们那里开会,会议拖到深夜,到第二天我完全累垮了,真可怕。”

特拉维斯:如果不是有个醉鬼,我肯定会让您上车的。他要去非军事区。

贝茜:去非军事区?

特拉维斯:这就是说,去南布鲁克斯区。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我本来想摆脱掉他的,但是他已经钻进车里了,我只得拉着他走,这是规定。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一定会让您上车的。

贝茜:这真是一次奇妙的巧合。

特拉维斯:您也许不信,我经常遇到的是同样的人们,同样的乘客,这些人各有一定的习惯,他们每天都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我了解他们。

贝茜:我并不是每晚都到广场那边去。

特拉维斯:我说的不是您,我是一般地说。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叫美元,就是这样同自己的妻子相遇而攀谈起来的。她说她平时坐公共汽车,他就经常顺路把她带到公共汽车站,再把她送回家,分文不取。

贝茜:这太浪漫蒂克了。有些乘客也许是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您遇到过明星,政治家吗?帮助过什么人生孩子么?

特拉维斯(发窘地):不,没有……遇到过一些知名人物。(想起来了)有一个小伙子是搞激光器的,不是大型的,是小型的,袖珍型的,可以把它像收音机或手枪那样别在腰带上。那就像一只激光手枪,啪地一下就完蛋了。

贝茜:您工作几个小时?

特拉维斯:我一个人工作,没有人接班,就是说我没有搭当,从6点干到6点,有时干到8点。一周干72小时。

贝茜:真是一周72小时?

特拉维斯:有时76小时或78小时。有时我早晨再多开几个小时。白天开80英里,晚上开100英里。

贝茜:您大概是个很有钱的人。

特拉维斯(面带温柔的笑容):我们得干活。

贝茜:您知道您使我想起什么了么?

特拉维斯:什么?

贝茜:想起了克利斯·克利斯特法森的一首歌,这首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他是先知还是贩毒者,是真话还是谎言,谁也无法分辨。”(微微一笑)

特拉维斯(困惑地):我不是傻瓜,贝茜,真的,从来不同吸毒者打交道。

贝茜:我指的不是这个,特拉维斯,我说的是“谁也无法分辨”。

特拉维斯(不那么紧张了):他叫什么名字?

贝茜:歌手吗?

特拉维斯:是的。我对音乐不太熟悉。

贝茜(慢慢地):克利斯·克利斯特法森。

特拉维斯凝视着贝茜,他们相对而笑。

在出售唱片的商店里

特拉维斯在唱片商店里不知所措地徘徊着,不知在那儿可找到他需要的那张唱片,他端详了一下长得很秀气的女售货员,但是没有勇气问她。女售

货员发现了他的困惑神情,便主动走来帮助他。特拉维斯对她小声地说了克利斯特法森的名字。女售货员拿出他要的唱片,并按照特拉维斯的要求把唱片作为礼品包装好。特拉维斯走出商店,自豪地拿着包装华丽的唱片。

上夜班

特拉维斯握着方向盘。我们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城市的风景,与特拉维斯本人看到的风景一样。无线电话因受到干扰而发出噪音,可以听到正在通话的声音。绿色信号灯亮了,汽车启动了。行人川流不息,都是街上的普通人——流浪汉,吸毒者,旅游者,妓女,同性恋者,嬉皮士们已经不引人注目了。现在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从人群中走出来的人。瞧,有位男子想拦住汽车,也许他不过只是挠了挠后脑勺而已?

在下一个街区大概会有三四位乘客。我们的车迅速向前驶去,遇上了黄灯,急刹车。我们察看,这里有什么情况。这是些旅游者,他们给的小费太少,让下一个出租车司机拉吧。接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哦,这一次有戏了:一个本地的中年妇女,她可能是去东部地区,路不会远,小费不会少。我们靠路边停了车,等着她上车。还得等一会儿,因为有个黑人正从车前走过。顺着特拉维斯的目光我们注意到正在拥抱着的一对年轻的情侣。在汽车行驶起来以后,特拉维斯向我们解释了找乘客的窍门。

特拉维斯(画外音):当你在夜间工作时,就会养成一种直觉。只要从气味儿上你就能判断,谁给的小费会多些,谁一分钱不给,谁还可能跟你吵架。在曼哈顿,25美分算是不少的小费了。在皇后区给的多,在布鲁克林区给的更多。尽量找带手提箱的乘客。富人比谁给的都少。妓女嘛,我不能容忍,黑人倒没什么,当然他们不住在公园大道。

计程器是打开的:它显示的是60美分,嘀,嘀,嘀地响着。上了车的女士轻声地说:“89街东区192号。”汽车沿着第9大道疾驶。能有几次可以连续碰上绿灯而通过?有人走到马路边,以便叫出租车,但很快又退回到人行道上。计程器已经显示出90美分了,很快就会有1美元40美分。

车子驶过公园,我们快到达目的地了,得注意看门牌号:134—140。到了街区的终点。我们在后视镜里看到,那位女士拿出两张纸币,得找给她两个25美分硬币和一个10美分硬币。只剩下25美分或许35美分喝茶了。

找给她35美分——说明小费不少。好心的太太。我们继续往前驶去。

这里是特拉维斯居住的世界了：昏暗的小路，灯火辉煌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街，人们转动得很快的目光，瞬息万变的念头——就是说要在一分钟之内作出几十种刻不容缓的决定。

一位乘客下了特拉维斯的车，他把车停在广场里一排汽车中间。

特拉维斯(画外音)：我又给贝茜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她说，明天下班后，我们可能一起去电影院。明天也是我的休息日。一开始她有点犹豫，我又一次打了电话，她同意了。(停顿)贝茜。可姓什么？我忘了问她。见鬼，这类事情应该记住。

在特拉维斯想着贝茜的时候，有三个男子钻进了他的汽车。

男子(画外音)：圣·贝吉斯饭店。

特拉维斯往镜子里一瞧，认出了后座上的一位乘客。这是查尔斯·帕拉坦，总统候选人。

汤姆坐在折叠式座椅上，看着手表，恭恭敬敬地问帕拉坦：“现在是 12 点半，离午餐我们还有 15 分钟”。

帕拉坦点点头。他的助手说：“我想，如果有人要在这里作出选择，那么，关于这一点，在加利福尼亚的选举结果报来之前就没有必要着急。”

特拉维斯(打断谈话)：喂，您不是总统候选人帕拉坦吗？

帕拉坦(有点紧张地)：是的，我就是。

特拉维斯：您知道么，我是您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对我的乘客们说，应该投您一票。

帕拉坦(很高兴，看了看特拉维斯的营业执照)：好，谢谢，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相信您会得胜的，先生。我认识的人都想投您一票。(停顿)我想在车里贴一张您提出的口号标语，但是公司说，这违背了它的规章。

帕拉坦(很满意)：请你相信，特拉维斯，我在出租汽车里比在总公司会议厅里能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汤姆(开玩笑地)：也比在其他某些地方……

帕拉坦：特拉维斯，你期望未来的总统有些什么重大创举？

特拉维斯：我不知道，先生，我对政治不太关心。

帕拉坦：然而，总该做些什么……

特拉维斯(考虑片刻)：也许他应该把这座城市打扫干净，它太脏太乱，污秽不堪。它像一条露天的污水沟，有时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你走在街上就能

闻到这股臭气,然后你就会感到头痛,而且,怎么也治不好。需要一个能整顿好秩序,彻底地把一切打扫干净的总统。

特拉维斯的坦率回答使帕拉坦有点手足无措,他只好打起官腔来回答他,尽管他力图使自己的话具有深刻的含意。

帕拉坦(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我知道这些情况,特拉维斯,但是整顿好这一切可不简单。我们要做的是准备进行激进的改变。

特拉维斯(转了一下方向盘):这就对了。

汽车停在饭店门前。帕拉坦和汤姆下了车,助手付钱给特拉维斯。帕拉坦告别时点了点头——

帕拉坦:同你谈话很愉快,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谢谢,先生,您是个好人,先生。

帕拉坦在助手们的簇拥下,沿着铺着地毯的小路走向饭店。他突然停住,注视着正在驶离饭店的特拉维斯的出租车。

幽会之夜

曼哈顿街道。傍晚。穿着漂亮的特拉维斯兴奋异常地走着。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领带也打得精心得体。他在橱窗前略停了一会儿,审视一下自己,他还拿着作为礼品包装起来的克利斯特法森的唱片。

盛装打扮的贝茜在帕拉坦竞选总部前同一位同事握手告别后,便走出来迎接特拉维斯。他俩沿着百老汇大街往前走,他们是去时代广场。她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地走着,而他则力图悄悄地靠近她。

贝茜打开礼品包,看见唱片很高兴,也许是对送礼品这一举动本身感到高兴。特拉维斯觉得非常自豪,因为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最幸福的时刻。

贝茜:何必这么浪费呀……

特拉维斯(打断她的话):天啊,我还能用钱干什么呢?

贝茜(发现唱片没开封过):您甚至还没听过?

特拉维斯(含糊地):我的立体声唱机坏了。不过,我相信唱片没问题。

贝茜:您的立体声音响坏了?我的天,您怎么过日子呀?没有音乐我就没法生活。

特拉维斯:我对音乐不太关心,虽然音乐很好,(想了一会儿)真的。

贝茜:就是说您还没听过这张唱片?

特拉维斯:没有。(狡猾地笑了笑)我想,您可以在您的音响设备上为我听听。

从贝茜的表情上看,她显然很后悔谈起这个话题。也许她和这个刚认识的小伙子约会是个错误。她出于礼貌地笑了笑。

特拉维斯和贝茜从百老汇大街拐到42街。特拉维斯替她拿着唱片。他们走近灯火辉煌的色情电影院。闪现出电影的名称《瑞典式婚姻指南》。售票处两边有玻璃橱窗,贴着影片中撩人镜头的剧照。一些不堪入目的淫秽场面被黑胶带遮住了。特拉维斯买了两张5美元的票。贝茜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他拿着票回到她身边,但是贝茜还没明白他这是干什么。

贝茜:您这是干什么?

特拉维斯(老实地):我买了两张票。

贝茜:可这是色情影片呀。

特拉维斯:不是,这部影片是可以请女士看的。它不同于其他影片。很多人成双结对地来看它。说实话,我亲眼所见。

特拉维斯好像在发窘了。他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很难理解别人的世界。比起他看过的某些影片,这一部还算体面些。然而某些事情特拉维斯是不可能想到的,更谈不上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在把一位纯洁的姑娘拽到色情电影院里去的。

贝茜看着电影票,看着电影院,看着特拉维斯。她对自己说“不”,但是她却向旋转门走去。她自忖:“怕什么鬼?能发生什么事?”归根结底她总是想知道,这些影片是什么货色。另外,她从不习惯跟自己的同伴闹别扭。特拉维斯把贝茜带到放映厅中间的空位上。他是对的,成双成对的人们都在看这部影片,放映厅里起码还有六七位男士带着他们的女伴坐在那里。特拉维斯照习惯坐在圈椅里。贝茜好奇地看了看四周。

穿着严肃的一位中年妇女出现在银幕上,她郑重地说,健康的性生活在幸福的夫妻生活中多么重要。接着便出现了一对男女在床上做爱的镜头。

特拉维斯注意地看着银幕上发生的事。贝茜脸色苍白,她只有一个想法:“我在这里做什么?”

特拉维斯(自言自语地):嘿,他妈的!

贝茜:怎么了?

特拉维斯:忘了买可口可乐。

贝茜忍无可忍了。她突然瞅了他一眼,立即站起来向出口走去。特拉维斯莫名其妙地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来。

特拉维斯:您去哪儿?

贝茜:我受不了啦。

特拉维斯:这是什么意思?

贝茜(看着特拉维斯,真心实意地):我不看这种影片。

特拉维斯:我对电影不太在行……

贝茜:您怎么,只到这种地方来么?

特拉维斯:喏,这儿有点儿贵,当然……

贝茜:不,难道您只看色情影片么?

特拉维斯(犹豫了一下):基本上……是的。

贝茜:啊,我的天!

特拉维斯: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去另外的电影院,我无所谓。我有钱,有的是钱……

特拉维斯指着42街上许许多多影剧院的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但是贝茜打断了他的话。

贝茜: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不早说?

贝茜的直率使特拉维斯瞠目结舌了,由于无力回答她的问题,他就只能为了说些什么而说下去了。

特拉维斯:这里有很多影院,不是所有的影院我都去过。不过,我相信,那些都是好影院。

贝茜:不,特拉维斯,你是个好青年。但是,我不想再看了,我这就回家。

特拉维斯(打断她):您说您不去电影院了?(停顿)这里有很多影院呢。

贝茜:我没有兴致。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就是这么回事儿。

特拉维斯(困惑地):这是怎么回事?

贝茜:就是这么回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谢谢你所做的一切,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但是……贝茜……

贝茜:我想叫个出租车。

特拉维斯(跟在她后面):唱片。

贝茜:你自己留着吧。

特拉维斯:我还可以给你打电话么?

贝茜在找出租车。

特拉维斯(温情地):请您拿去吧,我可是为您买的。

贝茜(望着他心软了):好吧,唱片我拿了,喂,出租车!

特拉维斯(试图说服她不要叫车,但无人理睬):我有出租车……

贝茜对司机说了地名之后,瞅了一眼特拉维斯。车子疾驶而去。

特拉维斯无助地环顾四周:有几个行人站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看着他们吵嘴,不欢而散。

电话铃声和很多鲜花

在特拉维斯的家里。

他坐在桌旁写日记。桌上有几件新东西:装维他命的大药瓶,装阿司匹林的小药瓶,一品脱杏子白兰地酒和刚开始吃的廉价面包。墙上挂着诙谐风格的招贴画,上面写着“日内我即准备组织起来”,以及汽车保险杠上贴的深桔红色标语:“号召人们投查尔斯·帕拉坦的票。”

特拉维斯(画外音):1972年5月8日。我的生活发生了又一个转折。时光流逝,一如既往……

打开的笔记本上放着一只铅笔。

过不一会儿,特拉维斯坐在有直背的椅子上看电视,膝头放着一盘牛奶,他往牛奶里加了点儿白兰地,用对半折起的面包片儿蘸着牛奶吃。他在看晚间新闻。电视播放着的是查尔斯·帕拉坦在选举活动时回答问题的演讲。

特拉维斯(画外音):……天天如此,毫无差别,长长的,看不见尽头的锁链,但是,突然间发生了变化。

贝茜在曼哈顿中部地区某一条街道上走着。特拉维斯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是等着她的,并想跟她谈谈,然而她不理睬他。特拉维斯不想放弃,便跟在她后面。

特拉维斯(画外音):我曾几次试图打电话给她。

听到他打电话时的谈话声:“你好些了么?您说过,您不舒服……”

特拉维斯(画外音):但是,第一次通话之后,她就再也不接电话了。

特拉维斯手握电话筒,里面传出忙音。

特拉维斯的房间里有一些枯萎了的花束,它们都是被退回来的。

特拉维斯(画外音):我也送过花,可这一切都没有用,这都不值一谈了。最好把一切忘掉。鲜花的香气只会刺痛心灵。我的头痛加重了。我觉得自己患了胃癌。总而言之,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命中注定的事是没法逃避的。

快到中午时,因睡眠不足而虚弱的特拉维斯带着发炎的两只红眼走进了竞选总部。贝茜站在房间远处的角落,一看见特拉维斯,她就试图躲起来。汤姆挡住了特拉维斯的去路。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特拉维斯(画外音):现在我明白了,她并不比别的女人好,她是个冷漠的,高不可攀的女人。这样的人多得很,特别是女人。她们似乎是商量好了。

特拉维斯试图从汤姆身旁绕过去,对他说了些激烈的话,他们打起来了。汤姆比他又高又壮,很快就制服了特拉维斯,把还在不断反抗的特拉维斯拖到门口,并打手势把第一个看到的警察叫了过来。特拉维斯安静下来并离开了竞选总部。

女性的魅力和 0.44 口径手枪

特拉维斯又在灯火辉煌的夜市里驾车行驶。他把车停在公园大道上,以便让一位客人上车,乘客坐在后坐。

乘客:去杰克逊·海特斯。

特拉维斯(表示不去):我下班了。

乘客:您不想去杰克逊·海特斯么?我理解的对么?

特拉维斯:是的,我下班了。

乘客:那为什么您的信号灯没显示呢?

特拉维斯(打开信号灯):它开着呀。(指着车顶)只是它得等一会儿才亮,就像电视机一样。

乘客骂了几句就离开车子走了。过了一会儿,特拉维斯停下车,让一位穿皮大衣,大约 25 岁的年轻人上了车。他在后视镜上端详了一下乘客。

年轻乘客:去中央公园西区,417 号。

车子加速,行驶到中央公园 400 多号时,特拉维斯注意地找着门牌号。

年轻乘客:在人行道旁边停下吧。在这儿等一会儿。

特拉维斯带着无所谓的样子等着,听得见计程器的滴答声。过了一段时间乘客说:“师傅,您看见 7 楼从右数第 4 个窗口亮着灯么?”

特拉维斯(画外音):看见了。

从7楼窗口可以看到,一位穿着内衣的年轻女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年轻乘客(画外音):看见了那个女人么?

特拉维斯(画外音):看见了。

年轻乘客(画外音):这是我妻子,但是房子不是我的,有个尼日利亚人住在那儿住。两个星期前她抛弃了我。两星期以来我都在找她,我要杀了她,对这件事您有什么想法,师傅?

年轻乘客满脸倦容,面色苍白,显得既凶狠又恐惧。特拉维斯一言不发。

年轻乘客:您是怎么想的?

特拉维斯耸耸肩膀,然后指了指计程器。

年轻乘客:我要用0.44口径的玛克努姆手枪杀死她。师傅,您看见过这种手枪会把女人的脸打成什么样子么?您是否见过这种手枪打中女人前额时是什么样?我会给她一枪的,是的,我会让她吃一颗子弹的,师傅。您也许以为我有病,是个心理变态的人,只坐在这儿扯些女人的前额和手枪之类的事。

特拉维斯冷漠地观察着7楼窗口里的那个女人。他的目光呆滞,就像他在色情电影院里看贝茜时的那种目光。

商品推销员

白天。特拉维斯站在布鲁克林街角。他身着牛仔装,足登长靴,穿着军上衣。他从衣兜里掏出阿司匹林药瓶,倒出几片在掌心上,然后就放入口中咀嚼起来。一辆收了工的出租车驶到人行道边上,特拉维斯钻进车里,美元坐在驾驶台前。

美元:你好,特拉维斯,认识一下,这是伊吉·安迪,商品推销员。

安迪坐在后座,是个外貌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大约29岁,他身穿带条子的端庄的西服,里面有白衬衫,系着花领带。

安迪:你好,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点了点头。行驶中汽车加快了速度。

美元把汽车滑行到廉价旅社门前。

安迪:好极了,美元。(对特拉维斯)请在这儿就付钱吧。

特拉维斯从衣兜里掏出20美元交给了司机。

特拉维斯: 够了么?

美元(接过钱): 足够了, 谢谢, 一切如意, 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和安迪走向旅社。他跟着安迪上楼, 楼梯上铺着旧地毯, 然后他们来到走廊上。安迪用钥匙打开了空无一人、但很干净的房间。不像是有人住在这里。

安迪锁上身后的门, 从柜子里取出两个很坚固的灰色手提箱。卡车在这种箱子上面开过也不会压坏它们。

安迪: 我想, 美元对您说过, 我不卖伪劣产品。我的货都是干干净净的, 全新的, 质量一流的。

安迪把箱子放在铺着白被单的床上。箱子上有特殊的锁, 但安迪很快就打开了箱子。在晴纶纤维包着的箱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几把崭新的手枪。

特拉维斯: 你有 0.44 口径的玛克努姆手枪么?

安迪: 那是很贵的武器。

特拉维斯: 我会付钱的。

安迪打开牛皮罩子, 取出 0.44 口径的玛克努姆手枪。他小心翼翼地像是拿着无价之宝似地拿在手中, 把 8 英寸长的枪管握在手中。

安迪(赞叹地): 这真是神奇的东西。它能够打得汽车不能动弹, 一下子就把整个汽缸摧毁。真是好货。总共是 350 美元。

如果安迪再小几岁的话, 人们可以把他视为一个在某学院学习的好男孩儿, 一个不停地饶舌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人。在中学高年级, 他也许会做彩票生意; 到了学院里他会贩卖毒品, 而现在就卖手枪了。

安迪把手枪交给特拉维斯。特拉维斯用手掂了掂。这手枪放在手里有点儿别扭。它精致得像米凯朗基罗的雕塑, 应该被握在大理石雕刻的神像的手里, 而不是放在其貌不扬的出租汽车司机手里。

安迪: 我今天本来可以在加列姆区卖 500 美元, 但是, 好货我只卖给好人。(停顿) 它用起来显得大了些, 我还可以建议你买这只 0.38 口径的斯密特维森手枪, 镀镍的, 精巧得很, 用起来保险, 枪管短些, 其他方面都和作战用的手枪一样。能击中任何移动目标, 很方便。你知道, 如果想打穿墙壁, 就需要用玛克努姆手枪, 现在对它的需求见长。现在谁都想拥有它。不过 0.38 口径的维森只需 250 元, 你永远也不会后悔, 只要你付了钱。(用手掂了掂维森手枪) 再加上 10 美元的皮套。

特拉维斯试了试镀镍的维森手枪的重量,然后朝窗户瞄准着。

安迪:你对自动武器不感兴趣么?

特拉维斯:我想看看 0.32 口径的手枪和小手枪,就像那种 0.22 口径的。

安迪:这是 0.25 口径的柯尔特手枪。很好的手枪,不会造成重伤,但是速度很快,很方便,带在身上任何地方都行。如果你都买下,这只枪就 125 美元卖给你。

特拉维斯掂量了一下 0.32 口径的手枪,别在腰带上并用衬衣遮住,他朝不同方向转了转身子,试试手枪别在腰带上是否合适。

特拉维斯:一共多少钱?

安迪:0.32 口径的 125 元,这价钱是公道的,而所有的枪支,4 支手枪加上皮套一共785 美元。好吧,皮套就白送了。那么,一共是 775 美元,要现金。我想,你该满意了。

特拉维斯:申请携带武器的许可证要花多少钱?

安迪:这很贵,至少得 5,000 美元,也许还多。而且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办好手续。我想,按现在的行情 5,000 美元算是便宜的了。告诉你吧,我可尽量不去和那些家伙打交道。太危险。不过如果我来办理并取得批准,那就可靠了,就像帝国大厦那样保险可靠。

特拉维斯:好吧,我同意。

安迪:你要许可证干什么?出租汽车里就是有许可证也不许带武器呀。

特拉维斯:这附近有靶场么?

安迪:当然有了。你带着这张名片,按上面的地址去吧。到了地方拿出名片,交付规定的费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特拉维斯取出一叠崭新的 100 美元钞票,数了 8 张。

安迪:你是从越南回来的么?一看你的上衣我就注意到了。

特拉维斯(抬起眼来看了他一眼):怎么?

安迪:是越南吧?我从你的上衣看出来的。你去过那儿?你大概用过各种各样的武器了吧?

特拉维斯把钱交给安迪,安迪数了数,然后找给他 25 元。

特拉维斯:是的。我哪儿都去过了,从这家医院到那家医院。

安迪(数钞票):当然,在那儿就像在地狱里一样。那不是战争,简直是臭大粪。但是我要告诉你,那里的武器是最棒的。市场上有的是自动柯尔特手

枪,要多少有多少(把钱藏起来)。

特拉维斯(紧张地):谁也别想再拽我到那里去了,最好还是把我枪毙算了。(停顿)你有包装的东西么?

安迪:当然有。

他从床下拖出一个体育用品袋子,顺手拿起一条床单把武器包起来,拉上袋子的拉链便交给了特拉维斯。从床底下露出了另一个类似的袋子。

安迪:您为哪一个球队捧场?

特拉维斯:什么?

安迪:我可以为你安排前面或中间的位子。你更喜欢坐在哪儿?我可以弄到任何球队的票:梅特斯,扬基,尼克斯,伦杰尔斯。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坐在市长的席位上。

特拉维斯:不,我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

安迪(锁上箱子):OK,您请便。(特拉维斯转身准备离开)请稍等,我送您出去。

过了几个星期。特拉维斯家里的变化不小。桌子后面长长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图表、照片、报纸杂志的剪贴画片。特拉维斯只穿着牛仔裤在房间地板上做健身运动。他的左侧肋部有一条长长的疤痕。

特拉维斯(画外音):今天是1972年5月29日。我应该把身体锻炼得强壮些。总是坐着的生活方式拖垮了我的身体。每天早晨我要做25次引体向上动作,100次下蹲动作,100次屈膝动作。我戒烟了。(他把手放在火苗上烤了一会儿,他身上的肌肉一动未动)。必须使整个身体得到锻炼,每一块筋肉都能承受压力。

手枪发出的快速射击声震撼着靶场里气味难闻的空气。墙壁之间的隔音设备很好,地板上到处是子弹壳。特拉维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伸直胳膊,拿着一只马格努姆手枪在射击。他每射击一次全身都要震动一下,手臂则向后反弹,不过他马上就恢复了原来的姿势,把这只重型手枪的后座力视为是对自己男子汉体力的挑战。用这只手枪射完之后,他就把枪放在面前,再拿起斯密特维森式手枪,一瞄准就立即开枪了。后来他又用柯尔特手枪射击。把所有手枪子弹打完之后,他又给手枪装上子弹。红白二色的靶架上画着一个黑色人体模型,在弹火的连续射击下它全身抽搐着,跳动着。

在特拉维斯家里。他身着牛仔衫,敞着怀,坐在桌前写日记。桌子上放着一瓶药片。

特拉维斯:我的身体在不断反抗:它不想动,不想睡,不想上厕所,不想吃喝。

特拉维斯在看电视。仍敞着怀。他的双膝上放着 0.44 口径马格努姆手枪。电视节目是给青少年看的摇滚舞会。屏幕上有些少女在跳舞。摄影师用特写镜头不时地拍摄她们富有弹性的乳房,或者下身的某些部位。这正合特拉维斯的口味。暂时电视还没发明出比摇滚舞会更无耻的东西来。

舞跳完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赛马骑士的圆脸,这是个白痴一样表情矫揉造作的毛茸茸的年轻人。5 个轻浮放荡的少女紧紧地贴在他的肩膀上和胳膊上,她们的脸上有一种崇拜偶像的傻乎乎的表情。

骑士:难得的时刻来到了,正是销魂的好机会。明白了吗?既然明白了,就抓紧时间吧。

特拉维斯聚精会神地,毫无表情地看着电视,同时他喝着桃子酿的白兰地酒。

20 美元的车费

晚上,近 6 点半。特拉维斯打开“已下班”的信号灯,把汽车停在曼哈顿大街中段的马路边上。他把夹克的拉锁稍微拉开来,看了一眼腋窝下挂着的镀镍的斯密特维森手枪,手枪装在皮套里。

特拉维斯朝前面看,隔着几个街区就是帕拉坦选举总部,总部大楼被装饰成红、白、蓝三色。特拉维斯在继续观察,等了一会儿他才开车,朝选举总部方向驶去。一路上店铺的橱窗闪闪发光。总部里只有几名忠心的工作人员在继续工作。贝茜的座位上空无一人。透过窗口可以看到一条通知:距查尔斯·帕拉坦光临只有 4 天。

“已下班”的信号灯熄灭了,特拉维斯开动汽车加速驶向前方,以便拉客。

晚上近 9 点半。曼哈顿上城(128 街和阿姆斯特丹一带),这里通常被称作“热带丛林”。特拉维斯停车,一位脸色黝黑的年轻人下了车。特拉维斯收了车费和小额费之后,继续开车向前,我们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到汽车如何沿着加尔列姆朝第 7 街驶去。一群黑人青年——朋克们做着要汽车停下的手势,其中一人把一个葡萄酒空瓶子扔在汽车前面。瓶子摔得粉碎,不过,汽车

及时地躲开了。

将近半夜 12 点半。特拉维斯来到东赛得的下城区, 这里是 B 区, 汤姆金花园就在这里。此处马路上有年轻妓女, 吸毒者, 流浪汉和疲惫不堪的孤独的人游荡着。特拉维斯的一位乘客刚下车, 还没来得及关车门, 就有一位新乘客跳上了车。特拉维斯通过后视镜观察着后坐的妓女, 她打扮成嬉皮士的样子。她脸色苍白, 筋疲力尽。这是个最多不过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尽管她化了浓妆, 打扮得似乎年龄更大些。她穿一套略显肥大的珍尼斯·杰甫琳式服装, 戴着蓝色太阳镜, 还穿着杂色长袜。

爱丽丝: 喂, 快开车, 马上离开这儿。

特拉维斯已经准备打开计程器了, 后车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男子要把爱丽丝从车里拽出去。

斯波尔特(对爱丽丝): 小妞, 走吧, 别这样。

爱丽丝没反抗。斯波尔特把什么东西扔在特拉维斯身旁的座位上。他仔细一看, 明白了, 原来是一张揉成一团的 20 美元纸币。

斯波尔特: 一切顺利, 师傅, 你什么也没看见。

特拉维斯没看清楚斯波尔特的脸, 只见他穿着一件绿色夹克衫。特拉维斯转身看看走开的女爱丽丝和斯波尔特。他耸了耸肩, 重新握住方向盘……

干正经事之前, 男人们还要寻欢作乐

早晨 6 点整。下班时间。特拉维斯把车开进车库。他若有所思地在车里坐了一会儿。那一张 20 美元原封未动地放在车座上, 特拉维斯不甚情愿地拿起钱, 把它塞进夹克口袋, 就去填写出车表了。

一会儿, 我们看到特拉维斯出现在上演色情影片电影院的售票窗口。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张 20 美元, 但是, 他又决定不用这钱了, 便从钱包里取出钱来。他坐在自己常坐的座位上, 银幕上闪动的光影反映在他脸上。

银幕上的女人(画外音): 喂, 再吻我一下, 真好啊……

银幕上的动作过于露骨时, 特拉维斯就移开视线。他用右手蒙上眼睛, 有时蒙住, 有时把右手挪开一点。

银幕上的女人声变得越来越低, 而特拉维斯的声音取代了它。

特拉维斯(话外音): 一个主意在我的脑子里成熟起来……

在特拉维斯家的墙上我们清楚地看见挂在上面的剪自报刊的文章, 消息报道, 各种图表, 像片等的內容。这一切都与查尔斯·帕拉坦的政治活动有关, 例如评论他的文章, 他的一些像片, 各种广告画, 传单等。这里还有广场饭店和肯尼迪机场的平面图, 注有说明的市区地图。瞧, 这是《纽约时报》的一张长条剪报, 详细描述了秘密情报机关对候选人加强保卫工作的情况, 而有关帕拉坦的一段则被特别标示出来。墙上还挂着一条横幅, 上写“交通示意图”几个字, 横幅上方是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的6月份月历。

特拉维斯: ……一定时期内, 这是一种实力, 皇家部队也休想征服它。

特拉维斯穿着衬衫, 敞着怀, 身上挂着手枪皮套, 但马格努姆手枪握在他手里。特拉维斯自说自话地表演着使用武器的高超技巧, 他力图更快地从手枪皮套里掏出斯密特维森式手枪并立即开枪。接下来他把马格尼特手枪藏在背后并从背后掏出那只别在腰带上的手枪。他又伸直胳膊, 紧握住马格尼特手枪, 绷紧全身肌肉。他还特制了一个金属链子并把它固定在手臂上, 再拴上0.25口径的柯尔特手枪, 只要按一下弹簧, 手枪就滑进手掌了。特拉维斯还在小腿上别开一把军人搏斗用的匕首, 他把牛仔裤割开一条缝, 这是为了更快地把匕首拿出来。他站在镜子前, 试图把3只手枪藏得更严实些, 藏在衬衣, 绒衣和短外衣里面, 看上去像个从北极来的猎人。他坐在桌前, 正把马格尼特手枪子弹头交叉切开。他透过斯密特维森手枪的瞄准器瞄着屋里的各种物体。他端详着墙上的那些关于帕拉坦的剪报, 双眼变得冷峻了。

特拉维斯: 喂, 你们这些畜生听着……有一个人……

他穿着衬衣, 绒衣, 外衣, 带着手枪躺在床垫上。尽管屋里充满阳光, 但他终于还是睡着了。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野兽占据了她的梦中世界。

特拉维斯: ……这个人再也不想忍受这一切啦, 这个人是来与败类和丑恶现象斗争的, 瞧着吧……

声音渐渐消失, 但是可以看到特拉维斯的日记本, 这一页写的就是最后的那句话“瞧着吧”, 在这句话后面是一些歪歪扭扭的删节号。

商店里发生的事件

夜。出租车在市区湿漉漉的街道上行驶着。特拉维斯把车停在西班牙哈莱姆区的一家小商店附近。他走进商店打了个手势向店主致意。

特拉维斯: 你好啊, 梅里奥。

廉价的收音机播放着西班牙乐曲。特拉维斯走到商店尽头卖奶制品的地方。他拿了 1 品脱巧克力牛奶,又在冰箱里挑三明治,这时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一个黑人小伙子用手枪指着梅里奥。强盗显然有点儿慌张,大概他是个吸毒者,毒瘾发作了,因忍不住了便铤而走险。他没看见特拉维斯,而梅里奥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强盗(晃动着手枪):把钱交出来,快,快,我看看,你有多少钱。

未经思考,特拉维斯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手枪。

特拉维斯:你好,哥们儿。

强盗吃惊地转过身。枪响了。小伙子应声而倒,他的下颚在流血。特拉维斯面无表情。梅里奥手持一只旧手枪,越过柜台,以便看看倒下的强盗。他想再开枪,但是他明白了,那人已死。梅里奥把枪口移向特拉维斯,然而他醒悟过来,已经没有危险了,他放下了枪。

梅里奥:谢谢。我本想在他出门时撂倒他。

特拉维斯(把自己的手枪放到柜台上):你得帮我隐瞒这件事。我可不能等到警察来的时候。

梅里奥:那怎么行?你是证人呀,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可对你来说这无所谓。你碰到的这是第几个啦?5个?

梅里奥:没有,才第4个(耸了耸肩膀),好吧,特拉维斯,我尽力而为。

特拉维斯:非常感谢。

特拉维斯走后,梅里奥拨电话。地板上是血淋淋的强盗尸体。特拉维斯提着 1 听牛奶和三明治走出商店,然后钻进了自己的汽车……

大白天的闹剧

我们又来到特拉维斯家里。他边看电视剧,边擦枪,同时吃罐头里的苹果酱。特拉维斯带着凝重的表情看着荧屏上发生的一切。

剧中的青年: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不喜欢我?

剧中的姑娘(迟疑地):你明白么,吉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准……因为你的父母不喜欢她。

特拉维斯边擦枪,边开始摆弄电视机。他用穿着皮靴的脚后跟摇晃着放有电视机的木箱,一直摇晃到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情况——电视机砰地一声摔

在地板上。火花闪了一下,荧屏就熄灭了。

特拉维斯旋转着电视机按钮,敲着电视机壳,但是图像不再出现……

特拉维斯:见鬼。

同老头子的谈话

夜。特拉维斯把汽车停在别尔莫尔咖啡馆对面的停车场,同其他空车停在一起,这儿是司机们休息的地方。他锁好车,绕开两个在大街上正打架的流浪汉,走进了咖啡馆。

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一群司机占据了几张塑料餐桌。有人在打盹,有人边喝酒边吃下酒菜,有人在闲聊。在一张长餐桌旁坐着老头子,美元,查理·吉恩和司机老四。

特拉维斯端着咖啡和蛋糕来到他们餐桌前,查理·吉恩看见了他——

查理·吉恩:向杀手致敬(用手作了个举枪射击的样子)。

老头子:你已经名声在外了,特拉维斯。

查理·吉恩:你借我的5美元呢,杀手?

特拉维斯掏一把零钱。一张揉皱了的20美元纸币掉在桌上。他把5美元纸币给了查理·吉恩,而把那张20美元纸币塞进上衣口袋里。

老头子(画外音,对特拉维斯):今天干得怎么样?

特拉维斯:马马虎虎。老头子,我想跟你谈谈。

他把咖啡一饮而尽,走到老头子跟前。

查理·吉恩:再见,杀手,别忘了带手枪。

他又用手比划着朝他射击,然后就笑了笑。老头子和特拉维斯同他点了点头以示告别,付了钱就走开了。

特拉维斯(边走边说):我说老头子。

老头子:嗯。

特拉维斯正想说时,他看见了一群朋克。他们边跳着舞,边朝他走来,其中一个青年好像在玩篮球似的把一罐颜料从背后扔了出来,另一个小伙子装着要用钳子把一辆汽车划一下的样子。

老头子还没明白过来,特拉维斯的脸上露出了激怒的表情,但是他立刻压下了怒火。他用严峻的目光盯住了手拿钳子的小男孩儿。这种眼神我们在哈莱姆小商店里已经看见过。这是杀手的眼神。小伙子大概直觉地察觉

到了这一点,他在老头子和特拉维斯身边跳了一会儿舞,就把钳子放进衣兜里了。

特拉维斯(迟疑不决地开始被打断了的谈话):老头子……

老头子:我听着哪。

特拉维斯:我们过去好像没单独交谈过。

老头子:怎么?

特拉维斯: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你是有丰富经验的人。

老头子:那还用说,大家叫我老头子嘛。

特拉维斯:我就想问……

老头子:你苦闷吧?

特拉维斯:很苦闷。

老头子:这不奇怪。

特拉维斯:我有时觉得自己会干出鬼知道什么事情。脑子充满了愚蠢透顶的怪念头。我可能一出门就会闯下大祸……

老头子:你认为这都是因为你干的是出租汽车司机这一行吗?

特拉维斯:是的。

老头子(点点头说):我就知道。

特拉维斯:你明白么,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老头子:你听着,特拉维斯。这一切我都明白。让我来解释给你听。你选择了一定的生活方式,你就那样生活。你的生活就像你本人一样。我开了27年车,其中有10年是上夜班。可到现在也没混上一辆自己的车。看来是我不想要。你明白么?可能这就是我的本性。你瞧,一个人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就是这么回事儿。他的行为就是他自己。尢蹶子干吗?反正你也无处可去。你开了几年出租车啦?两个月?你就像一个筹码,没被投进应该投进的位子上,所以你就得有一段时间转来转去,以便找到那个位子,到那时你就会舒舒服服地呆在自己的位子上面啦。

特拉维斯(沉默了一会儿):奇怪。真不可理解。

老头子:你想怎么样?我可不是什么别尔坦·拉塞尔。我开了一辈子汽车。说来说去我甚至都不明白,你倒底想说什么。

特拉维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老头子:没关系,你混一段时间就会找到自己的位子啦。一开始你觉得

孤独,苦闷,一切都会好的,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呀。

特拉维斯:对,打扰你啦,老头子。

老头子:别担心,杀手,一切都会好的,相信我,我多少见过点世面。

特拉维斯:谢谢。

老头子做了个让他别泄气的手势,就开车走了。

人群中的新面孔

在科文茨附近的大商场的停车场将召开支持查尔斯·帕拉坦的竞选大会。群众在等待宣布开会。然而,就是在几百人的群众中也立即可以看出那些保安机构的警员们。他们穿着银灰色制服,戴着墨镜。在高台上站着一些本地警界要员以及帕拉坦圈子里的人。汤姆和贝茜也在这儿。汤姆突然发现了某处的什么人。

汤姆:贝茜,你来一下。

贝茜:干吗?我忙着哪。

汤姆(坚持着):你过来。(朝贝茜使了个眼色,从牙缝里挤出)往那边看,不再往下边一点儿。戴上眼镜。瞧,就在那儿。是不是一个月前挑逗过你的那个?

贝茜(戴上眼镜尽量不引起注意):不,我看不是。是个无关的人。

汤姆:你仔细看看,注意看看他的眼镜和下巴,你看呢?你说像不像?

我们看见,是特拉维斯在人群里。他把头发剪得很短,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他走到警员跟前。每当跟官方代表接触时,特拉维斯就变得像个小男孩儿似的。现在就是这样,虽然可以猜到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早已成竹在胸,不过,警员们却比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还滴水不漏。

特拉维斯:您是保安机关的么?

警员(冷淡地):怎么啦?

特拉维斯:我在这儿发现了一大堆可疑人物。

警员:哪些人?

特拉维斯:多极了。我不知这些人一下子都躲到哪儿去了。有一个人原来站在那边(用手指了指)。要参加保安机关工作困难不困难?

警员:怎么啦?

特拉维斯:我想,我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警员,我有很敏锐的观察能力。

警员:是吗?

特拉维斯:我当过军人。我懂得怎样在人群中间活动。

警员:真的?

特拉维斯:你们发的手枪是什么样的?是斯密特维森?

警员:喂……如果你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留给我,我们将给你寄去一份怎样报考我们机构的介绍资料。

特拉维斯:你们寄资料?太好了。

警员(掏出笔记本):一定寄。

特拉维斯:我叫亨利·科林克尔。我来自新泽西州。我的地址是费尔·龙,07410,霍佩尔街2—113室,记下来了么?

警员:当然了,亨利,全记下来了。你将通过邮局收到所需要的东西。

特拉维斯:太棒了。非常感谢。

警员向摄影师做了个手势,让他把特拉维斯拍摄下来,特拉维斯发现了,他立即消失在人群中。

特拉维斯在家里坐在桌前写着什么,我们只能听到他的画外音:

“6月11日。在剩下的6天里将有8次群众聚会。时间越来越近了。”

记住了那张脸

夜。乘客下车以后,特拉维斯便向托姆金斯花园街驶去。在街角拐弯儿处他因急刹车而把车甩向路边。他差一点没撞倒一个不小心横越马路的姑娘。她为了保持平衡而用一只手扶住了车盖。透过挡风板玻璃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受到惊吓的脸。

特拉维斯认出了她,这是爱丽丝。将近一周前她坐过他的车。爱丽丝看了一眼特拉维斯就走开了。她追上了自己的女友。两个姑娘都穿的是长统靴,牛仔裤,戴大沿儿帽子。卖弄风情的样子令人不难猜到她们的职业。

特拉维斯慢慢地开着车跟在两个姑娘后面。他从头到脚地仔细端详着她们:长统靴、大腿、臀部、乳房、脸庞、帽子。当他同姑娘们并行时,他发现了站在阴暗处那个上次扔给自己20美元,把爱丽丝拉走的穿绿夹克的人。姑娘们朝暗处的那个人微笑着,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爱丽丝担心地回头看了一眼特拉维斯的汽车。街角处有两个穿得很整齐的大学生,虽然他们与这里

的环境格格不入,但是他们都力图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两位姑娘走到他们跟前,嚼了一会儿舌头就一起走了。要继续跟踪,必须拐过街角,然而由于马路上车水马龙,要这样做可不容易。

特拉维斯停了车,这时他发现了另一个嬉皮士打扮的妓女(这个妓女一直在盯着特拉维斯如何跟踪着爱丽丝)。她走近汽车,伏在敞开的窗口上和特拉维斯谈交易,不过她用的是无伤大雅的提问题的形式:

“喂,师傅,你走还是不走呀?”

特拉维斯像一个孩子正把手伸进糖罐里的时候突然被人逮住那样,既被吓了一跳,又觉得手足无措和恶心。面对这个粗俗的,贪婪的尤物他觉得可怕和讨厌,便迅速发动了汽车,沿着街区开走了。

选举前的诺言

炎热的6月。特拉维斯的车亮着“已下班”的信号停在哈莱姆一带。远处有一群黑人在闲逛,警察走来走去,保安机关的便衣和记者们也时而出现。

特拉维斯坐在方向盘前,他冷眼眺望着远处。尽管炎热,他依然穿着军服上衣,衣服左侧鼓鼓囊囊,因为那里藏着斯密特维森0.38式手枪。高音喇叭播放着查尔斯·帕拉坦的演说,在选举总部前面正举行政治集会。上次同特拉维斯交谈过的那个保安机关警员在这里密切地注视着人群。帕拉坦精神抖擞地在讲演。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完全控制了听众的注意力。

帕拉坦:现在是结束分裂我们的那些东西:种族主义,贫穷,战争的时候了。还有,该摒弃那些力图把我们分化的人们。我还一次也没见到过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从总统到议会领袖和政府成员……

我们又见到特拉维斯:他脸上表情冷漠,无动于衷,因为在这里,街区较远,听不清楚帕拉坦的话。

一切声音让位给特拉维斯的声音。他在读一张刚刚写完的明信片,同时我们还看得见帕拉坦、支持帕拉坦的一群黑人青年、监视人群的保安机关的便衣们……

特拉维斯(画外音):“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记得6月不仅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而且是父亲节和母亲的生日。请原谅我不记得准确的日子,但是我希望这张明信片将是对所有这些节日的祝贺。请原谅,尽管去年我已答应过把我的地址告诉你们,但鉴于我在军队中的工作所具有的敏感性质,我还不

能告诉你们我的地址,它属于绝密范畴。我相信你们会理解我。我一切都好,赚了很多钱。几个月来我已经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如果你们见到她也一定会喜欢她,她叫贝茜,不过,我对她了解的还不多……”

警察(来到特拉维斯的车旁):师傅,这儿不许停车。

特拉维斯:对不起。

警察:等乘客么?

特拉维斯:不等。

警察:好,走开吧。

特拉维斯把车开到另一个地方。周围的声音又消失了,他在继续读信。

特拉维斯(画外音):“我希望你们收到这封信时都像我一样健康。我希望谁也没死。不要为我担心。终有一天会有人敲门,而这个人就是我。爱你们的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重又读起信来。我们看见的他手里拿着一张四色压着花纹的祝贺结婚纪念日的25美分明信片。地道的广告画。画面上是他和她,典型的一对美国夫妇,背景是郊外野游风景。他们碰杯,但是用的不是高脚杯,而是盐罐和胡椒瓶。印的词句是:“祝贺找到了理想的结婚用品的伉俪过一个幸福的纪念日……”明信片里的一个词是:“爱!”接下来就是特拉维斯的短信了。

甜蜜的爱丽丝

夜。特拉维斯坐在汽车里,车子隐藏在曼哈顿下城区东侧的浓密的树荫下。这头孤独的狼在等候着。他观察着当地贫民窟的女神们,她们是在专为嬉皮士、妓女们指定的一段大街上工作的。有的年轻姑娘放荡而又泼辣,另一些则信心不足,缺乏经验。一个黑人朝大街的一头跑去,他看着自己的脚下,不停地破口大骂。他是气疯了。但是谁也不理他。

特拉维斯喝着白兰地继续观察着,终于看到了他一直等着的人。特拉维斯检查了一下,斯密特维森手枪是否在原处。一切正常。他打开车门,下了车。他把军上衣领子翻了上去,缩着身子走到爱丽丝跟前。每当特拉维斯想装着天真无邪的样子时,他便显得特别可疑。

特拉维斯(腼腆地):你好。

爱丽丝:你要谈生意么?

特拉维斯: 一般来说……是的。

爱丽丝(端详着他): 好吧。你看见那边的小伙子了吗? (用头示意), 他叫斯波尔特。你去跟他谈谈吧, 我在这儿等着。

斯波尔特是个 30 来岁的墨西哥人, 像个拉皮条的家伙。他手舞足蹈, 唱着歌, 打着榧子。他的眼神冷酷而又精明。只有天真的少年才会以为他是个富有浪漫气质的人。

特拉维斯: 你就是斯波尔特么?

斯波尔特把特拉维斯当成了穿便衣的警察。他把交叉起来的双手伸了出来, 似乎让他给自己戴上手拷。

斯波尔特: 请吧, 我自首啦。我是清白的。我没干过坏事。只有一次在新泽西开车超速, 为此受到批评。就这些。真的。

特拉维斯: 斯波尔特是你么?

斯波尔特: 您看着办吧。

特拉维斯: 我不是警察(回头瞅了一眼爱丽丝), 我是要谈谈她的事儿。

斯波尔特: 我看见了。15 分钟 20 元, 半小时 30 元。

特拉维斯: 见鬼。

斯波尔特: 你随便。

特拉维斯: 我同意(伸手到衣兜里掏钱)。

斯波尔特: 别, 不是给我。那边有一位老先生, 把钱给他吧, 再会, 警察。

特拉维斯: 我不是警察。

斯波尔特: 喏, 如果是警察, 那不就是个圈套啦。

特拉维斯: 我是个嬉皮士。

斯波尔特: 开玩笑。你可不太像嬉皮士呀(笑了笑)。

特拉维斯回到爱丽丝身边, 她作了个跟她来的手势。他们拐过街角, 默默地几乎走过一个街区, 走进了漆黑的门洞, 走上光线很暗的楼梯, 来到昏暗的走廊, 这里有两排标着号码的房间。爱丽丝在第 2 号房间前停了下来。

爱丽丝: 这是我的房间。

一位身高马大的老爷子对特拉维斯说: “喂, 牛仔! (他指着特拉维斯的上衣) 把枪给我留下, 小伙子。”

特拉维斯一时不知所措。老爷子从他上衣里取出了斯密特维森手枪。

老爷子: 你不是到了道奇城, 牛仔, 在这儿这玩艺儿没用(看了看表), 我

记时啦。

特拉维斯同爱丽丝走进房间。屋里灯光昏暗,但是布置得艳丽夺目。地板上铺着橙黄色地毯,旧沙发上套着红色天鹅绒,暗褐色的墙上贴着广告画,上面有麦克·佐格尔、鲍勃·迪隆、彼得·方达的肖像。小电唱机放的是尼尔·扬格的唱片。爱丽丝住在这儿,房间的布置反映了年轻姑娘的情趣。

爱丽丝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放在床旁桌上的烟灰缸里。

特拉维斯:你怎么会跟这些墨西哥人混在一起?

爱丽丝:姑娘得有人保护。

特拉维斯:是啊,就靠这些家伙。

爱丽丝(耸了耸肩膀):请注意时间,先生。15分钟可不算长(指着点燃了的香烟)这支烟一灭,您的时间就完了。

她坐在床沿儿上,摘下帽子,蓝色眼镜,脱下裙子——自己最后的护身物。去掉了伪装成熟的装饰以后,爱丽丝变成了一个小姑娘。

特拉维斯:你叫什么?

爱丽丝:伊塞^①。

特拉维斯:这不太像人名。

爱丽丝:这容易记住。伊塞·雷伊。

特拉维斯:你的真实名字叫什么?

爱丽丝:我不喜欢我的真名。

特拉维斯(固执地):你的真名叫什么?

爱丽丝:爱丽丝。

特拉维斯:很漂亮的名字。

爱丽丝:得了吧。

爱丽丝解开衬衣钮扣,衬衣下藏着一对好像怕冷的两只小鸽子似的可怜的小乳房,她那赤身露体的样子使特拉维斯十分尴尬。

特拉维斯:难道你不记得我了?把衬衣穿好。

爱丽丝(只扣了下面的钮扣,仔细端详着):你说什么?你是谁?

特拉维斯:我是出租汽车司机,有天夜里你想邇掉,你记得么?

① 伊塞是英文 easy 的发音、原文有“容易”、“方便”的意思。——编者

爱丽丝: 不记得。

特拉维斯: 你想坐我的车遛掉, 但是你的朋友斯波尔特没让你走。

爱丽丝: 不记得了。

特拉维斯: 这不重要。我要把你从这儿救出去(看了看门)。

爱丽丝: 咱们还是干那个吧, 要不斯波尔特会不高兴的。您想怎样干?

特拉维斯(不耐烦地): 我根本就不想干。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把你从这儿救出去。

爱丽丝: 也许可以这样(向他伸出双臂)。

特拉维斯(拿开她双手, 同她并肩坐在床上, 搂着爱丽丝的肩膀): 你愿意听我把话说完么? 怎么, 你不想从这儿出去?

爱丽丝: 我干吗要从这儿出走? 我住在这儿呀。

特拉维斯(生气地): 可你自己本来就想从这儿逃走的呀。是你坐上了我的车呀。

爱丽丝: 看来, 我是吃了过量的药。

特拉维斯: 怎么, 他们给你灌毒品呀?

爱丽丝(不高兴): 您别说啦(试图脱他的裤子)。

特拉维斯(火气更大了): 我说……

爱丽丝: 您不想干还是您干不了啦?

特拉维斯(非常失望地): 我是想帮助你呀。

特拉维斯越来越不安, 但是爱丽丝却以为他在做戏, 所以就没在意。

爱丽丝(表示理解地): 您真地干不了啦? 我能帮助您。

她垂下头, 特拉维斯吓得躲开了, 他的裤子被解开了。他发火了——

特拉维斯: 见鬼, 见鬼, 见鬼, 见鬼, 见鬼!

爱丽丝(手足无措地): 您可以……

特拉维斯: 难道你一点也没明白么?

她不说话。特拉维斯再一次坐在她身边。爱丽丝什么也不想做了。有一段时间屋里寂静无声。爱丽丝把手放在他肩上。

爱丽丝: 实际上您也不必一定要干这种事, 先生。

特拉维斯(松了口气): 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你知道么?

爱丽丝: 知道。一次夜里我坐进你的车, 现在你就要把我从这儿带走。

特拉维斯: 难道你不愿意走?

爱丽丝:我想走的时候就可以走。

特拉维斯:可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爱丽丝:我确实吃了药,所以他们把我拽回去了。当我不糊涂的时候,我简直看不见任何出路。他们是在保护我——给自己找麻烦。

特拉维斯看着点燃的烟卷,直到烟卷烧到了过滤嘴的地方。

特拉维斯:我想帮助你生活得更好些。

爱丽丝:我懂,先生。我很感谢,真的。

特拉维斯(站了起来):我还可以同你再见面么?

爱丽丝:这不难办到。

特拉维斯:不,我说的是正经话。

爱丽丝:当然可以。我们明天一起吃早饭吧,我一点钟不到就起床了。明天见。

特拉维斯:明天中午……我……

同爱丽丝的约会与他暗杀帕拉坦的计划冲突了。

爱丽丝:您同意还是不同意呀?

特拉维斯:好吧,我们会面。我开车来这儿接你。对了,爱丽丝……

爱丽丝:什么?

特拉维斯:我叫特拉维斯。

爱丽丝:谢谢,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再见,爱丽丝,甜蜜的爱丽丝(微笑着)。

在走廊里老爷子走到特拉维斯面前,看了一下时间,把手枪还给他。

老爷子:这好像是你的,牛仔。

特拉维斯从上衣兜里掏出揉皱了的 20 美元纸币,意味深长地把它放在老爷子手中。

特拉维斯(抑制着心头怒火):给,20 块,老爷子。要花到正经地方。

老爷子(冲着特拉维斯的背影):欢迎在任何时间再来,不过请不要带枪。

中午才吃的早餐

特拉维斯的车停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家饭馆门前。

特拉维斯和爱丽丝在吃中午已过的早餐。这是美国人的典型早餐:火腿煎鸡蛋,橙汁,咖啡。爱丽丝穿得很朴素:牛仔裤和紫红色上衣。她精神爽

朗,秀发梳得整整齐齐。现在她同大城市里的女孩子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其他顾客很可能把她看成是同哥哥一起来吃饭的女孩子。

爱丽丝置身于自己并不熟悉的环境里的时候,就更显得腼腆了。她有点儿迟疑不决,神经紧张,谈起一个话题不到半分钟就说不下去了。她的手势夸张,而话语则有点不自然。特拉维斯想帮助她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陷入了火坑。

爱丽丝:……后来我就经常和斯波尔特在一起了。

特拉维斯:那么你家在什么地方?

爱丽丝摘下蓝色太阳镜并在提包里找另一副眼镜。

爱丽丝:我有那么多眼镜,没有眼镜我简直活不了,我必须要有许许多多眼镜(找出了一副粉红色的眼镜便戴上了)。

特拉维斯:你是哪儿人?

爱丽丝:匹茨堡。

特拉维斯:我从来没去过那儿,不过我想那个地方不错。

爱丽丝(提高了声音):为什么你要我回到父母那里去?他们恨我。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从家里逃出来的么?就因为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特拉维斯:可也不应该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呀。这是不折不扣的地狱。姑娘们应当住在家里。

爱丽丝(开玩笑地):难道你从没听说过妇女解放么?

特拉维斯(不理睬她提的问题):年轻姑娘应当穿得体面,上学,跟男孩子幽会,这才是正常的。

爱丽丝:上帝啊,你原来是一位正人君子。

特拉维斯(终于尽情抒发了压在心头已久的不满):起码我不会像个臭不可闻的荡妇那样招摇过市。我不会跟那些吸毒者和杀人犯混在一起。

爱丽丝:你说谁是杀人犯?

特拉维斯:那个小伙子斯波尔特我看就像个杀人犯。

爱丽丝:他从来没杀过人,他是天秤星座。

特拉维斯:是么?

爱丽丝:顺便说说,我也是天秤星座。所以我和他还合得来。

特拉维斯:他的长相像个杀人犯。

爱丽丝:巨蟹座的人更会做爱。我家的人在天上都有自己的星座。

特拉维斯: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爱丽丝: 是谁给您的权利这样议论别人? 您在镜子里看见过自己的眼睛么? 这样的眼睛只是那些

特拉维斯: 他比畜牲还坏。对于他来说, 监狱这种地方也显得太好。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爱丽丝的脑海中像快速旋转的唱片那样同时有几个想法交替出现。她高兴的是有机会聊聊天。

爱丽丝: 我觉得你不会讨女孩子的欢心。

特拉维斯(想了想): 爱丽丝, 你听我说, 对这件事我有自己的看法。很多姑娘坐过我的车, 其中有些非常漂亮的姑娘。我知道, 男人们整天都纠缠着她们, 想占他们便宜, 想找个借口跟她们搭话, 请她们下馆子。所以, 我认为, 如果我不纠缠她们, 我就是在为她们做一件好事。我不说话, 装出我并不存在的样子。我想她们会理解我, 而且会感激我。

爱丽丝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种与一般思维方式相反的道理: 愈不引人注意, 人们就会愈加爱我。

特拉维斯: 我看你应当回家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你必须离开这里。这对你是大好事。你应当尽快跳出这个火坑。这儿不是城市, 而是臭水沟。你应当跳出火坑。

爱丽丝又前言不搭后语地谈起眼镜, 翻着手提包, 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花了 99 美分买的眼镜, 她认为这个眼镜更好, 就戴上了。

爱丽丝的房间。床前站着斯波尔特。

斯波尔特: 你怎么啦, 乖乖? 生病了么?

爱丽丝: 胃不舒服, 这是感冒。

斯波尔特用两手抱着她的腰肢, 慢慢地, 轻轻地, 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身体, 露出满意的懒洋洋的样子。

斯波尔特: 你一点也没感冒, 乖乖。你心里也很清楚。

爱丽丝: 真的, 斯波尔特。

斯波尔特打开音响开关, 响起缓慢的黑人歌曲旋律。

斯波尔特: 乖乖, 你不过是累了, 需要有自己的情人。我就是你的男人。这你知道, 而你是我的女人。我怎么能没有你呢? (斯波尔特慢慢地用腰部触动着她的身体, 爱丽丝紧紧地贴着他, 她缺少的正是——男人的关怀) 我知

道,对你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乖乖。但是,有时我心里充满了爱,于是我想,要是所有的人都像我现在这样,都像我爱你这样去爱所有的女人该多好啊。要是每什么个男人跟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时都像我跟你在一起这样幸福该多好啊。我回家的时候就边走边想,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我能和你在一起真要感谢上帝。我告诉自己:小伙子,你是个幸福的人呀。你有一个爱你的女人,一个你需要的女人,她给了你力量。这就是你和我。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是。我可以就这样说个没完。咱俩在一起干什么都顺利。咱俩。我和你。

斯波尔特把爱丽丝更紧地搂在怀里。她笑了,她是幸福的。

孤独上帝之子

白天。打靶场。特拉维斯全神贯注地用马格努姆手枪射击。放下一支手枪,又拿起另一支,接着再用第三支射击。很快地退出子弹壳并快速射击。

靶子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扭动着,靶场里一片震耳欲聋的射击声。

特拉维斯的住宅

特拉维斯又在桌前写日记。现在他的记述充满绝望和看不见出路的调子。这是他日记中最后一页记载了。

特拉维斯(画外音):我的全部生活是一条路走到黑。现在我明白了。我从来没有另外的选择。

从特拉维斯的车子里我们往外看,纽约的夜生活场面在我们和特拉维斯眼中是一样的。走在人行道上的是年轻的情侣们,中年伴侣和老年伴侣,有妓女和嫖客们,有姑娘和恋人们,有结伴而行的同事们。全世界的人都过着成双结对的生活,只有特拉维斯不幸地孤独地游荡在夜晚的街头。

特拉维斯看到一位姑娘用手拨弄着小伙子的头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如何温柔地吻着他的耳朵。

特拉维斯:我一生都被孤独折磨着,不管我走到哪里,孤独总跟踪着我:在酒吧,在出租车里,在咖啡店,在电影院,在商店,在人行道上。怎么也摆脱不掉。我是个孤独的上帝之子。

我们通过特拉维斯的眼睛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城区,这是在深夜。在这里,人少些,马路更暗些,吸毒者紧靠在门洞口,乞丐们在垃圾桶里寻找着什

么,妓女在跟嫖客调情。

特拉维斯:我不是傻瓜,我不想再欺骗自己。我再也不允许自己自暴自弃了,我不想成为人们的笑柄。我知道前途是毫无希望了。我不能继续这一毫无意义的斗争了。我应该睡了。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特拉维斯站在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把亲手写的一封短信放在桌子上。我们读到信的内容是:

“亲爱的爱丽丝:这些钱应该够作你的旅费了。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把5张崭新的100元纸币同信一起放进了信封。

特拉维斯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垫上面没有多余的东西,酒瓶子,药瓶子都藏起来了。墙上依然挂着帕拉坦竞选的政治招贴画,桌上放着一本日记和3支手枪。特拉维斯刮了脸,衣着整齐地站在房间中间,肩上背着空的手枪皮套。从衬衣右袖口可以看到藏手枪的金属链子。

特拉维斯拿着信在走廊上走。他走过一个敞着门的房间,可以看出房间是无人居住的,房间里堆满了垃圾。特拉维斯是住在一栋被废弃的破旧房子里。在大街上特拉维斯把寄给爱丽丝的信投进信箱。

我们又回到他的房间,3支手枪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这是杀手

中午。在布鲁克林的工会大厅前有近500名群众坐在看台上。查尔斯·帕拉坦在两个彪形大汉的护卫下穿过人群走向看台。照相机和摄影机噼啪作响。特拉维斯把没有乘客的汽车停在离会场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在这儿听不到会场的噪音。

我们看到的是特拉维斯走路时的长统靴的特写镜头。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清晰了。特拉维斯一个人站在那里,与人群保持着一定距离。很难设想有比他更可疑的人了。他的头发剪成朋克的样式,太阳镜遮住了眼睛,镜片闪闪发光。他两颊苍白,毫无血色,双唇紧闭。看上去他像个身体虚弱的病人。虽然已是暖和的六月天,可他还穿着衬衣,绒线衫,而且把军人夹克衫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夹克衫的几个部位明显地鼓着,因此上半身就显得不合比例地臃肿肥大。特拉维斯微驼着背,双手插在衣兜里站着。您只要望一眼人群,就一定会注意到他,并且自忖:“瞧,这就是杀手”。

特拉维斯从衣兜里取出装有红色药粒的小瓶，吞下了两粒。

站在看台旁边的保安员观察着人群。这个保安员就是特拉维斯在第一次大会开会时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的汤姆站在旁边。帕拉坦即将结束自己的简短演说——

帕拉坦：而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将于星期二取得胜利……（掌声）

特拉维斯在人群中穿行着。

帕拉坦：然后，再过一个月取得迈阿密海滩上的胜利（掌声更响了）。还将取得 11 月的胜利！

帕拉坦在掌声中微笑着，他朝保安员点头示意之后，就走下看台。

特拉维斯解开上衣的两个钮扣，手枪已垂手可得。他用另一只手检查着玛格努姆手枪。

帕拉坦微笑着同人们握手。保安员审视着周围群众，发现了穿行在人群中的表情紧张的特拉维斯。帕拉坦也在人群中缓慢地移动着。保安员向另一个保安员示意，要他注意特拉维斯。特拉维斯的手抚摸着手枪皮套。

另一个保安员走近了特拉维斯。特拉维斯和帕拉坦正在彼此靠近。

跟在帕拉坦身后的保安员拽住他的双手把他拖到身后。帕拉坦怒视着保安员，而保安员引导他应该走另一个方向。

特拉维斯发现了这一情况。他的眼光与保安员的眼光相遇，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在自己的右侧发现了另一个保安员。

特拉维斯注视着帕拉坦的眼睛。总统候选人和未来的杀手短暂地交换了一下目光。特拉维斯迅速地转身后退，他听到保安员的喊声：“抓住他！”

特拉维斯逃出人群时，追捕他的保安员们还在人群中挣扎。挣脱开追捕者以后，特拉维斯在人行道上飞跑，他纵身一跃跳进汽车，汗流满面。

抓住目标不放

特拉维斯的汽车驶向曼哈顿。

特拉维斯看了看信箱，他给爱丽丝的信已被邮差取走。

他脱光上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毛巾搓着上身。他开始穿衣服：把军用匕首绑在大腿上，把右臂上的手枪链子固定好。

华灯初上。斯波尔特站在老地方——曼哈顿下城的东区。一个私人侦探走到他跟前。两个人笑着，互相拍着肩膀，握手致意。侦探同斯波尔特聊

了聊自己的工作之后,就朝爱丽丝住的那座楼房走去。

特拉维斯背好手枪皮套,把斯密特维森手枪装了进去。

私人侦探沿街走着。

特拉维斯把玛格努姆大型手枪别在皮带上,穿上军上衣,走出房间。

私人侦探走上通向爱丽丝房间的光线暗淡的楼梯。

夜。特拉维斯的车朝下城疾驰。夜市的黄红两色灯光的反光从旁闪过。

斯波尔特依然站在原地。他向过路的姑娘招手,她也向他招手。

特拉维斯急刹车时汽车发出了一声尖叫。

血拚

特拉维斯走近斯波尔特,好像表示友善似的把手放在他肩上。

特拉维斯:你好,斯波尔特,生意怎么样?

斯波尔特(耸了耸肩):正常,牛仔。

特拉维斯(挑衅地):拉皮条的活儿好干么?

斯波尔特:什么意思?

特拉维斯:我来看看爱丽丝。

斯波尔特:爱丽丝?

特拉维斯:是啊,爱丽丝,这个名字不能使你想起任何人么?

斯波尔特:不,你听着,你给我滚开,越快越好,如果你不想惹麻烦的话。

特拉维斯(强压下怒火):有枪么?

斯波尔特盯住特拉维斯的双眼,一言不发——他明白了情况的全部严重性。特拉维斯掏出斯密特维森手枪瞄准了斯波尔特,把他更紧地逼到墙角。

特拉维斯:交出来。

斯波尔特(顺从地):我说,先生,我可有点儿不懂,这儿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特拉维斯(严肃地):拿出来。

斯波尔特不情愿地掏出了0.32口径的手枪,无精打采地把它攥在手里。

特拉维斯把枪口对准斯波尔特的肚子,开了枪。在斯波尔特倒下之前特拉维斯就走开了。特拉维斯走进爱丽丝住的那座楼房昏暗的大门。上楼梯时他掏出玛格努姆手枪,而把斯密特维森手枪架在左胳膊上。他双手持枪,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往上走。上了楼以后他见到老爷子坐在走廊的阴暗角

落。他用可怕的玛格努姆手枪对准老爷子射击。气浪震撼着前庭，有一股火药味。这一枪打断了老爷子的胳膊。

在特拉维斯背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声，他痛得抽搐着脸，子弹打中了颈部，鲜血流到肩膀上。玛格努姆手枪从特拉维斯手中滑落。他看了看楼下，在那里，快咽气的斯波尔特躺在血泊中。他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以便走到他跟前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特拉维斯又用自己的斯密特维森手枪朝斯波尔特背部射了一颗子弹，不过，斯波尔特早就死了。

第2号房间砰地一声打开了，从房间里传来爱丽丝的喊叫声。门口被私人侦探的胖身体挡住了。他的蓝色衬衫敞着怀，握着手枪。私人侦探朝特拉维斯射击。特拉维斯倒在地板上，肩膀上血流如注。他的斯密特维森手枪沿着楼梯滑落下去。

特拉维斯用右手使劲推了一下墙壁，于是就像变魔术似的，袖子里小小的科尔特手枪就顺着胳膊出现在他手掌之中。他把私人侦探的脸打伤了几处。侦探喊叫着倒进了房间。老爷子扑向特拉维斯，科尔特手枪从他手中掉下，这两个全身是血的人跌进爱丽丝的房间，她吓得面无血色地藏红色天鹅绒沙发后面。被老爷子沉重的身体压在地板上的特拉维斯终于摸到匕首并把它从裤子里取出来了。正当老爷子举起自己的手准备打特拉维斯时，特拉维斯及时地用匕首把老爷子的手掌刺穿。

远处传来了警车发出的警报声。

特拉维斯吃力地把老爷子从身上推开之后翻过身来，只见血淋淋的匕首就插在老爷子手掌上。

特拉维斯拿到已死的私人侦探的手枪，把枪口放进老爷子的嘴里。

老爷子：别杀我！别杀我！

爱丽丝：您别杀他，特拉维斯！别杀他！

特拉维斯开了枪，打碎了老爷子的后脑勺。

汽车急刹车的声音。警报声消失了。传来了警察跑上楼梯的脚步声。

特拉维斯用最后一点儿力气站了起来，颓然倒在沙发上。他那血迹斑斑的身躯与红色天鹅绒融为一体。爱丽丝吓得躲在墙角里。

一位警察冲进房间。特拉维斯疲惫不堪地抬起眼来，他用血淋淋的手指作了个手枪的手势并把这只假枪对准了太阳穴。他用因痛疼而沙哑的嗓子发出了枪响声——

特拉维斯: 砰砰! 啪啪!

爱丽丝在墙角缩着身子, 浑身发抖。

逐渐静下来了。我们看到了血拚的结果: 在染满了血迹的墙角处是吓得发抖的爱丽丝; 躺在沙发上的是血肉模糊的特拉维斯; 脑壳被打得粉碎的老爷子; 惊愕不已的警察们; 脸被打得面目全非的私家侦探; 血流成河的地板和孤零零地被丢在前厅地毯上的玛格努姆手枪; 在血迹斑斑的楼梯上有一支镀镍的斯密特维森手枪; 斯波尔特的尸体躺在楼梯旁的血泊中, 他手边有一支小手枪; 被警察阻挡在过道里的一大群人。我们看到的是在曼哈顿司空见惯的夜生活。有一个人好奇地问了一句: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扬长而去忙自己的事了。^①

匹茨堡来信

中午。满街落叶。特拉维斯的住宅。这里一切照旧, 但添了一台新的轻便电视机和一张廉价沙发。桌子上有一本阖上的日记本。台历表示已经是10月了。在过去贴满有关帕拉坦的剪报的墙壁上, 现在贴着新资料。这里有一篇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最新文章, 题目是: “出租汽车司机同暴徒的搏斗”。有一张大照片是血拚之后站在爱丽丝房间里的警察们, 另外一张是特拉维斯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下面是《纽约时报》的文章。占有两栏篇幅的标题是: “出租汽车司机开枪射击, 有3人被击毙”。还有一篇文章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坐在自家客厅里的一对老年夫妇。标题是: “双亲震惊不已, 表示感谢。”《时报》占有两栏篇幅的标题是: “出租汽车司机——英雄在康复中”, 没有照片。另一片文章的标题是: “出租汽车司机重返工作岗位”。

墙上还贴有一封信。一封在普通信纸上手写的简短的信。从字迹上看, 写信人非常希望把信写得尽量工整些。

当摄影机拍摄特拉维斯的房间的时候, 我们听到一个老年男子的画外音, 这是爱丽丝的父亲的声音, 他在读给特拉维斯写的信, 也就是贴在墙上的那封——

^① 在血拚的长镜头出现之前, 剧本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导向而展开情节的, 血拚场景以隐喻手法表现了血腥的暴力, 与其说它是现实主义的, 不如说是超现实主义的。这是特拉维斯积淀已久的紧张情绪的发泄, 是心理变态者的幻觉。

爱丽丝的父亲(画外音):“尊敬的贝克尔先生:很难用文字表达我和斯琴斯玛得知您正在康复并感觉良好的消息时那种高兴的心情。当我们赴纽约以便把爱丽丝带回家时,本想去医院探视您,可惜当时您还处于昏迷状态。

我们欠了您无法偿还的债,因为是您把我们的爱丽丝还给了我们。我们以为失去了她,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在我们家里您就像英雄一样,这就不必多说了。

我相信您更想知道爱丽丝的近况。她回中学学习了,很用功。正如您可能想像到的那样,这一变化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然而我们将尽可能地去

做需要做的一切,以便消除使她从家庭出走的原因。

最后,斯琴斯玛女士和我要衷心地再一次感谢您。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再一次去纽约亲自向您表示感谢了,不过一旦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高兴这样做。如果您到匹茨堡来,您将永远是最受我们一家欢迎的客人。

怀着最真挚的感激之情。贝尔特和艾娃·斯琴斯玛”

老朋友们

夜。广场旅馆前的一条街。有4辆汽车停在那里等待乘客。在耀眼的霓虹灯下,老头子和特拉维斯在闲聊。特拉维斯的头发几乎和原来一样长。他的穿着一如既往——牛仔长统靴,牛仔裤,格子衬衫,军上衣,没有带枪支。特拉维斯的颈部有一条伤痕。

老头子:有一个个体户要换车轮,而我的外胎是新的。我对他说:“等两天再说”。

查理·吉恩把车停好就走到特拉维斯和老头子这边来了。

查理·吉恩:你们好,老头子,杀手。

他们相互开着玩笑。

特拉维斯(微笑着):你好,查理·吉恩。

老头子:干得怎么样,查理?特拉维斯,瞧,我看是你的乘客来了。

他们看着旅馆侍者怎样“砰”的一声关上了特拉维斯汽车的后门。

特拉维斯:见鬼(跑了过去)。

查理·吉恩:千万别发火呀,杀手。

特拉维斯向老头子和查理·吉恩挥了挥手,发动汽车。从后座传来的是女人的声音:56街东部,34号。

特拉维斯听声音认出了熟人。他看了一下后视镜。这是贝茜。特拉维斯一言不发。贝茜打破了沉默——

贝茜:您好,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您好,贝茜。(一阵尴尬)帕拉坦被确定为总统候选人了?

贝茜:是啊,现在不用等多久了,还有 17 天。

特拉维斯:我希望他获胜。

贝茜(很感兴趣地):近来怎么样,特拉维斯,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您的事。

特拉维斯:喔……一切都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报纸一向爱夸夸其谈。暂时转动脖子还有点儿困难,很快就会好的。我就是睡得比过去多了点儿,就这样。

特拉维斯(车停在 56 街东部的 34 号楼前):到了。

贝茜在提包里找着什么。

特拉维斯:别,别,不要钱,我请客。请让我付钱。

贝茜:谢谢,特拉维斯。(下了车,但并不着急离开)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什么?

贝茜:也许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您吧?

特拉维斯(微微一笑):那当然。

特拉维斯驾车离开,贝茜望着离去的汽车,汽车缓慢地驶向远方。

(完)